

鹽業文化資產觀光下的記憶製作

楊凱成¹

摘要

1999年「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通過《國際文化觀光憲章》，觀光在維護文化資產與推動社區教育的正面力量乃獲得肯定。本文以臺灣西部3個鹽業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再利用為田野研究對象，檢視其推展文化資產觀光的過程中，什麼樣的社會記憶得以保存與傳遞。本研究發現，首先，觀光思維在3個復曬鹽田有形文化資產空間營造上，都已是重要的推動力量；其次，在文化活動展演方面，因為負責活化再利用的團隊背景不同，而呈現出多元的展演方式；最後，深度參與式的鹽田身體勞動體驗，可以為老鹽工體化的社會記憶與參與者當下的身體記憶創造交互對話的契機，也提供了可能性，「中斷」消費者社會中的符號再製循環與懷舊消費。

關鍵詞：博物館、遺產觀光、社會記憶、體驗活動、身體

前言

文化資產保存的是什麼？為何要保存文化資產？為何要保存在特定時間與地理空間之下的建築、文物或者聚落，而且要用原來物料與工法來修復「物」？保存下來的文化資產對活著的人有何意義？這些問題可能就不是有形的「物」自身或者物作為能指的符碼所能解釋

的。社群自發性地保存地方的文化資產是「地方之愛」的顯現，是藉由物引發社群對於地方歷史的回憶，以及重新溫習社群與物的意義連帶。

但是，我們也不宜對這種地方之愛有過度激情的想像。地方之愛要面對兩方面的現實：一方面，國家藉由其文化官僚體系伸張其對文化資產的詮釋權與裁定權；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消費主

¹ E-mail: yangkc@yuntech.edu.tw

義挾其現代科技重新翻轉了什麼是地方的定義。當代的人文地理學針對第二個趨勢提供給我們相當具有啟發性的研究成果。

人文地理學者 Harvey(1989) 觀察到了「時空壓縮」的現象，他認為時空壓縮並不必然意味著空間意義的降低，相反的現象可以被察覺：當空間阻隔降低之後，空間的意義反而受到強調，人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不同地方的意涵，而且地方注意要突顯自己的特色，以便跟其他的地方競爭投資者與觀光客。Gupta 和 Ferguson 同樣觀察到正在進行中的再地方化 (relocalization) 是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相伴隨而產生的。他們說：「地方應該看作是流動的與關係的空間，這個空間是在其跟全球的關係中所建構出來的。」(Gupta and Ferguson, 1992: 6-23) 因此，地方不再只是靜態的、自足的地方，地方應該放到跨區域甚至全球的關係下來看待。

所以，Walsh(1992) 感覺到，文化資產商品的發展，不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不是直接回應於社會的需求，而是由資本 (capital) 強加給社會的人造需求，而資本藉由提供消費品來確保其生存以及擴張。這個論點指出了，資本的邏輯（不論是來自國家資本還是私人資本），都為文化資產的活化再利用設定了不得不面對的框架，不論經營主體為了要能生存，或者是為了要從中獲利。

今天的社會已由強調生產的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休閒服務的社會結構，觀光成了現代人生活風格、身分地位及認同重要的一環，因此，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策略會非常自然地跟觀光、休閒建立關係。另外，體驗教育的興起，旅遊體驗成為學習的自然教室，更加助長了文化觀光成為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手段。

然而，消費者從市場上找得到的，

往往是由老舊建築物翻新（或者仿老舊建築物）與舊常民生活器物所共同營造出的「懷舊氣氛」或者「懷舊體驗」。例如臺灣目前所盛行的懷舊餐廳：臺灣香蕉新樂園（位於臺中）、鹿港甘仔店懷舊餐廳（位於臺北）、原町戲院懷舊餐廳（位於嘉義）等，皆以打造臺灣早期街景做為餐廳內部裝潢，多以柑仔店小物、大同寶寶、舊電影院海報、招牌、留聲機、古早味零食等來營造餐廳氛圍，將懷舊作為一個賣點。仔細分析當代的懷舊體驗消費，這些場所收集與展示的文物、氣氛的營造、經營的模式，顯現出高度的類似性，未嘗不是文化工業的複製現象。

由工業遺址活化再利用而成的「懷舊景觀」(landscapes of nostalgia) (Halewood and Hannam, 2001)，所隱而未顯的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過去的生產工廠是一個封閉的、生產性的場區，充滿機械設備散發出光與熱，因而有時候對勞動者而言是危險的空間。生產的主體說不清是自動化的機械設備，還是被設備規訓得有效率的勞工。現在停閉了的工業廠房是文化工廠，封閉的圍籬被打開了，機器成為冰冷的展示，空間的危險感被掃除，安全的秩序被建立起來，停閉空間的主體是觀光客。

在這個觀光化的過程中，到底什麼被凸顯出來，什麼被忘記？宜蘭玉兔鉛筆由純粹的生產工廠，轉型為活的觀光工廠，過去廠房倉庫中堆積的滯銷成品，以及鏽蝕掉的製造石墨機器，靜默地訴說出一個企業如何面對國外廉價的鉛筆文具，不願意讓老員工失業而慘澹經營的企業史（楊凱成、廖怡雯，2008）。臺糖公司過去長期面臨國際糖價低迷，賣一噸賠一噸，因而逐年關掉製糖工廠，由鼎盛時期的 46 間廠房，最後僅剩虎尾與善化兩間製糖工廠仍在營運生產。即在這個大環境的變動中，彰化溪湖糖廠

關掉製糖工廠，轉型為觀光糖廠，員工將過去的「黑手」洗乾淨，穿上復古的制服開著臺糖小火車來服務遊客，這種職業自傳中曾經面臨的不確定性與心靈的創傷，不曾是觀光服務的主題（李佳玲，2007）。

但是，觀光客所消費的文化資產是如何製造出來的？這些文化資產是由誰來詮釋及演出？在這個過程中什麼樣的社會記憶得以保存與傳遞？哪些社會記憶被忽略與逐漸遺忘？文化資產界似乎尚未正視這些問題的嚴肅性。

本文將以鹽業文化資產為研究對象，檢視其推展文化資產觀光的過程中，什麼樣的社會記憶得以保存與傳遞。回顧臺灣鹽業歷史，可以從漢人來臺做生意、捕魚甚至定居的時期說起，當時他們已與平埔族有鹽的交易，但這些未有一個確定的年代，直至荷蘭治臺時期，臺灣鹽業才開始有了歷史的記載。在荷蘭治臺時期，臺灣的鹽業並沒有受到重視與限制，多以煮海水的方式來製鹽；到了明鄭時期，臺灣產鹽的方法，以「淋滷曬鹽」為主，從煮鹽提昇至曬鹽，是臺灣「天日曬鹽」的開端；清領時期，產鹽方式沒有改變，但對於臺灣鹽業的生產與建設開始有一連串的管理制度，同時設立鹽務總局進行監督；日治時期，由於日本內地產鹽狀況不佳，臺灣遂成為其主要供應地區，強制整併舊鹽灘，廣闢新鹽灘，推動土盤鹽田製鹽，將臺灣製鹽推往工業化的生產，並開始實施鹽專賣制度與鹽田產曬規則，臺灣的鹽業逐漸被推向最高峰；戰後，國民政府承續了專賣制度，並從 1970 年代開始為了提昇鹽業產量與節省成本，自法國引入機械化製鹽設備與技術。隨著臺灣工業用鹽大增，因國內鹽業生產成本過高，加上國際鹽價的低廉，在在衝擊著臺灣鹽業，即便臺灣在鹽業生產後期發展機械代替人工製鹽、降低成本，依舊抵擋

不住國際市場的壓力；緊接著，1989 年臺灣至澳洲投資鹽場，迫使臺鹽 1991 年逐步走向生物科技開發，並於 2002 年臺灣天日曬鹽正式走入歷史（蔡炘樵，2005；張復明、方俊育，2008）。

隨著臺鹽專賣、天日曬鹽前世的結束，開啟了鹽業文化資產的今生。2002 年，臺鹽委外進行「臺灣鹽業口述歷史影像紀錄與研究」；2003 年開始，文建會也陸續進行一系列委外的調查研究，例如「臺鹽公司產業文化資產清查計畫」、「鹽業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以布袋鹽場為例」、「鹽田風車、水車製作技術保存研究計畫」、「鹽業博物館所蒐集文獻資料清點登錄計畫」、「西園鹽場相關文獻與物件清查計畫」、「臺灣鹽博物館現有蒐藏之文獻資料數位化典藏計畫」，同時出版《白金歲月臺灣鹽：鹽業、文化資產、再利用》一書，及「新鹽論」、「轉動海水的生命：鹽田風車、水車」兩支紀錄片；2004 年，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雲管處）也有進行鹽業文化資產調查之相關計畫，如「臺灣鹽業遺址史料回溯與潛力景點開發規劃」。除了鹽業文化資產的調查與記錄外，2005 年元月份，保存鹽業歷史文化的「臺灣鹽博物館」開館。臺灣從 2003 年起，陸續在臺南市南寮的安順鹽場、臺南縣北門的井仔腳與舊埕鹽田、嘉義布袋鎮的洲南鹽場以及金門西園鹽場進行鹽田的復育與活化計畫。這些過去為了民生與工業用途的產業鹽田，轉變為以教育學習、觀光休閒為目的的文化鹽田，在這一出一進之間，什麼樣的社會記憶得以傳遞。本研究的田野調查對象，是以進行現地保存與活化的臺灣西部 3 塊鹽田——布袋洲南鹽場、北門井仔腳與舊埕、臺南七股鹽田為主。本研究並未將傳統博物館型態的臺灣鹽博物館納入研究範圍中，這主要是因為本研究將鹽田地景與

空間營造，以及鹽田體驗活動作為主要的觀察研究重點²。

文獻分析

一、國際文化資產保存憲章中的文化觀光

文化觀光在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的國際憲章歷史發展中，以往並沒有一個正當的地位，比如說在備受尊敬的 1964 年《威尼斯憲章》中，文化資產被視為人類的共同遺產，後代子孫有監護它們的共同責任，「將其具真實性之完整豐富面向傳給後代是我們的任務」（傅朝卿，2002: 21）。但是其中文化觀光這個概念就不曾出現過。

1999 年「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在墨西哥舉行的第 12 屆年會中通過《國際文化觀光憲章》。在這部憲章中，觀光所帶來的經濟效應可以成為維護文化資產與推動社區教育的正面力量獲得正面肯定，不同的行動者像當地社區代表、維護者、觀光業者、資產所有權人、政策制定者、國家發展計畫準備者與場所經營者間，應該為永續觀光與遺產資源保護而互相合作（傅朝卿，2002: 77-93）。

《國際文化觀光憲章》提綱挈領地條列了推動文化資產觀光所應注意的規範，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對遺產當地社區的重視。憲章目標開宗明義地說明：「幫助強化並鼓勵參與遺產維護與經營

管理的人，以使遺產的重大意義可及於所在地社區與訪客。幫助強化並鼓勵觀光工業，以尊重並提昇所在地社區的遺產與生活文化之方式，推廣並經營管理觀光。」文化觀光憲章一共訂有六項原則，其中第一項、第四項與第五項又再分別強調了在地社區。

原則一：「因為國內與國際觀光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維護應該為所在地社區成員與訪客提供有責任與經營管理良好之體驗機會，並直接瞭解社區遺產與文化。」根據原則一所導出的次原則，明定應有遺址的詮釋與表現計畫。

原則四：「所在地社區與原有住民應該參與維護與觀光之規劃。」次原則四之一強調，在觀光的脈絡下原有居民應該參與到為了鑑定、維護、經營管理、表現與詮釋他們的文化資產資源所作的建立目標、策略、政策與草案。

原則五：「觀光與維護應該對所在地社區有所助益。」次原則五之五：「所在地社區人民之遺產詮釋與教育計畫，應該鼓勵當地場所解說員之參與。計畫應促進知識並尊重遺產，鼓勵當地人對於愛護與維護採行更直接的關注。」（傅朝卿，2002: 80-91）

由此可見，文化資產的詮釋權與再現，應該回歸到在地社群的手中，而在後工業的社會關係中，在地社群並不見得是一個同質性的群體，它可能是過去的生產者群體，也可能是新加入的文化

² 七股鹽山原為七股臺鹽總廠旁的戰備鹽堆，最高曾有七層樓高，因為視覺上的震撼效果，加上遊客可以走上鹽堆玩耍，吸引了大量的觀光人潮，曾達到年遊客破百萬的紀錄，之後逐年遞減。鑑於觀光商機，臺鹽公司遂針對散客以車為單位酌收清潔費，大型遊覽車則免費入園，並逐步在鹽山周邊設置一些觀光設施，像用鹽磚做的雪屋、不沈之海、碰碰船、鹽田水車、風車、簡易式的體驗結晶池、賣場等，最受歡迎的產品是鹹冰棒。七股鹽山的鹽田設施跟過去的有不小的差別，除了鹽山本身之外，應該說是一個全新的遊樂設施，跟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地方紋理的連結不強，故不在本研究的對象之列。2008 年筆者針對兩個班級的大一學生進行鹽業與鹽的簡單調查，有約五分之一的學生在國、高中畢業旅行時曾經「經過」七股鹽山，除了下車上洗手間外，最深刻的印象是鹹冰棒。另外，在研究期間，曾經跟兩位臺鹽七股鹽場的高階幹部（C5、C6）進行過各 1.5 小時的質化訪談。

工作者群體。但是究竟《國際文化觀光憲章》的見解，在建立文化資產觀光景點的過程中如何落實？哪一個群體具有詮釋與呈現的權力？這對觀光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國際文化觀光憲章》通則性的陳述，對這類更為分疏與實際的問題，尚未能提供具體可行的方向。

二、文化資產觀光與社區認同

在既有的研究文獻中，遺產觀光被定義為藉由活動，觀光客可以學習、見證及體驗一個景點 (destination) 的文化資產，文化資產體驗性消費包括了歷史場景、建物以及設施等，這些對一個社區而言，具有文化的意義 (Li, 2003: 248)。

至於遺產觀光與在地社區間的關係，經濟面向是常常會被關注的議題。Li(2003) 比較分析了新加坡與香港的遺產觀光規劃，新加坡的中國城被整合進官方的觀光發展計畫與經濟振興規劃，雖然中國城的保存與再利用受到文化資產學者的質疑，但對新加坡的觀光經濟貢獻顯著。由官方推動的遺產觀光可促成顯著的經濟收益，但是地方社區是否共享收益的果實，則尚未被 Li 的研究所關注。Hampton(2005) 對於印尼爪哇島上建於 8 世紀的佛教世界文化遺產 Borobudur 的研究，則填補了上述研究的空隙。Hampton 發現，政府由上往下推動的大型觀光發展計畫，真正受惠的是國際資本家，其次是國內區域型商人，最後才是來自當地社區的小商販。當地人用當地簡單的建材搭建的、甚至一張毯子就可以營業的小攤位，販賣的是當地日常生活的簡單飲食與手工藝品，可以想見，這些攤販往往被認為是髒亂不衛生的地下經濟 (informal sector)，政府應將之列為管制的首要目標。因為政府趨向跟國際資本家結合，為吸引國際觀光客，進行大規模的開發，所以地方社區從規劃階段即被排除在遺產觀光之外，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趨勢。

文化遺產觀光也常常策略性地當作地方或者區域轉型的樞紐，特別是以往的工業區域，在經歷了去工業化之後，過去為了生產標準化產品的廠房轉型成「文化工場」，成為休閒娛樂的場所 (楊凱成編，2005、2008；楊凱成，2007)。Hospers(2002) 的研究指出，在歐洲過去那些依賴煤礦、鋼鐵以及紡織產業等的區域，過去的 20 年中逐漸轉型為產業遺產觀光的景點。因為這些產業是典型以大量生產為主的成熟產業，面臨來自低勞動成本區域的強烈競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為突顯出在地特色，始將具地方特色的工業文化遺產轉換為差異化的觀光資源，提供作為遊憩休閒的場所。比如說歐洲的老牌工業化國家，將其工業遺產整合成一個跨越各國的「歐洲工業遺產之路」(European Route of Industrial Heritage)；在德國魯爾區區域轉型的過程中，Haspers 雖然強調區域的產業遺產可以被用來強化區域特色與提昇居民對地方的認同，但是並沒有注意到不論是外來的還是當地的行動者群體，他們是如何參與區域的轉化過程，又，什麼樣的社群記憶得以被凸顯。

國家在遺產保存與觀光化的政策與經費方面，往往扮演關鍵的角色，但是國家的政策與施為常常忽略了地方社群與遺產間的關聯。像 Xie(2006) 針對美國 Ohio 州 Toledo 市想要發展吉普車的產業文化資產觀光之研究中，也清楚地顯示了市政府希望藉由「Jeep 博物館」的設立，帶動市中心的更新與吸引觀光客之意圖。但是當地多數藍領區居民並不感覺吉普車工業是一項文化資產，而僅是新的工作來源，所以他們也不認為吉普車工業是觀光資源。此外，當市政府希望利用市中心廢棄的醫院作為未來「Jeep 博物館」的所在地時，市民則認為博物館應該位於郊區 Jeep 原始的廠房，否則市政府的計畫將創造出一個跟當地吉普車工業沒有關聯的「虛假環境」。

從上述不同研究案例中可以得知，國家的政策與作為往往沒有考慮到地方社區居民的想法與需求，即使有照顧到地方的意見，也常常侷限在經濟方面，似乎觀光就只跟振興經濟有關。本研究認為，遺址觀光並不僅侷限於經濟面向，遺址觀光涉及到什麼樣的地方記憶被保存？這是哪一個社群或者哪些社群的記憶？社群記憶如何再現？下面將整理相關文獻。

遺產觀光、認同、與社區間的交互關係雖已為部分的研究者認知，認同也被實做者當作是遺產觀光的規劃與永續經營的前提來看待(Alsayyad, 2001; Pritchard and Morgan, 2001)，但 Ballesteros 和 Ramírez(2007) 則更進一步提出下面的問題：到底有沒有一個地方的認同？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同一象徵的社群？根據他們對西班牙安達魯西亞過去採礦的區域所進行的調查，在 4 個案例當中，採礦並未壟斷社群的象徵建構，地方很少有對礦業遺產觀光的消費與需求。雖然遺產觀光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成功率仍然很低，原因主要在於，採礦的過去歷史並不被當代地方社群認為是普遍的象徵模式。

在對 Skye 島³的研究中，Macdonald (1997) 亦發現，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歷史詮釋。島上的氏族承襲查理王子領導蘇格蘭對抗英格蘭的英雄傳說，其著名的遺址觀光景點 Dunvegan Castle 以及 Clan Donald Centre，都宣稱展示查理王子的真實物件⁴。蓋爾文化振興運動者則成立自己的文化資產中心 Aros，建構對抗上述氏族的蓋爾歷史敘述，他們認為在 Aros 所展示的故事是為了居住在租佃的農地上的一般人民，並且特別強調島上的佃農戰爭，是為了對抗大氏族的長

期剝削，他們也挖掘出島上氏族不願提及的、曾經短暫販賣奴隸到北美洲的歷史。他們不排斥現代的展示技術，也不拘泥於展示的文物一定是要「真的歷史物件」，只希望藉此可以衝破過去所敘述的「神話」的壟斷。

江柏煒(2007)對 3 個金門戰史館的展示政治學分析指出，戰史館是官方建構歷史論述、維護統治正當性的重要場域；藉由紀念儀式與參訪活動，使戰史館成為官方的教化機構。但是，在以官方為主體的戰史論述中，金門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是被消音的，民間版的集體記憶與官方的論述有極大的差異。

上述 Ballesteros 等人、Macdonald 以及江柏煒的研究，不約而同地指出，一個地方的社群記憶並不必然是單數與協調一致的，社群對地方有不同的「選擇性記憶」；而過去地方上弱勢的群體，在權力關係改變後，也開始集結力量來挑戰過去的主流歷史紀錄。

三、文化資產觀光與消費主義

在文化資產觀光的討論中，真實性是一個需要嚴肅看待的問題。《國際文化觀光憲章》針對真實性問題作了如下的規定：「保留遺產地方與蒐藏品之真實性是重要的事。其實它們重要文化意義之基本元素，是表現於從過去留下來之實質材料、集體記憶與無形傳統。計畫應該呈現與詮釋地方真實性與文化經驗，以提昇對文化遺產之瞭解與重視。」

(傅朝卿, 2002: 86) 這個基本性綱要已經將真實性的問題從有形的遺址擴大到集體記憶與無形文化資產的範圍。誠如 Crane(2000)所指出的，博物館與記憶是互相形塑的，博物館參與了記憶的製作；王嵩山(2010)亦認為，博物館蒐藏的價

³ 從 19 世紀中開始，Skye 早就是相當高度浪漫化的一個吸引觀光客的所在。蓋爾歷史上的浪漫對象——華麗的查理王子，據說 1745 年領導蘇格蘭對抗英格蘭幾乎獲得勝利。

⁴ 例如 Dunvegan 就宣稱擁有王子的頭髮，Clan Donald 則擁有王子的鞋子飾物以及曾喝過的酒杯。

值，形成於遺產保存、真確性與集體記憶的動態過程。然而，文化觀光活動中再現地方真實性在實際執行時可能遭逢問題，則仍有待具體的研究來解答。

針對上述與文化資產觀光相關而備受爭論的真實性議題，在學界引發了歷史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of history) 與把過往予以遺產化 (heritagisation of the past) 的討論。基本上，遺產是「過往的現代利用」，包括它的詮釋以及再現 (Smith, 2003)，然而，遺產商品化所造成的記憶扭曲，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

根據 1990 年的《考古遺產保護與經營管理憲章》，考古遺產構成了過去人類活動的基本紀錄，「它的保護與適當的經營管理，因此在促使考古學家與其他學者為了現在與未來世代之利益而進行的研究與詮釋上，是有其必要的」(傅朝卿，2002: 51)。但是，Rowan 和 Baram(2004) 從以色列考古遺址的保存與觀光化中觀察到，景點以及歷史場所似乎是為了當地的或者國外的觀光客而安排、組織以及開放。這很明顯地是為了考古遺產的消費，而不僅是國族歷史的再現。所以文化資產觀光顯然不只是歷史再現的問題，而是文化消費行為讓文化資產發生了新的變化。那麼，消費行為會對文化資產所在地居民的歷史記憶再現，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Hewison(1987) 率先批判了遺產工業 (Heritage Industry)，他認為遺產是「虛假的歷史」，它將我們與真實的過去之間拉出一道圍幕；遺產是靜態的，把過去變成化石，所以是死的、安全的假歷史；文化遺產、商業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結合，造成為了娛樂的目的而扭曲歷史。Walsh 也同樣批判將過往遺產化，他特別著力於批評像美國的 Colonial Williamsburg、Greenfield Village 以及英國的 Beamish 這類露天遺址博物館，都是將一個較長時段中不同地方的歷史建築與物件等遺產，集中在一個區域重建與展示。Walsh

認為，大多數這類的露天博物館就如同迪士尼樂園般，設立在寧靜的鄉村，再現了許多不同的生活型態，卻也規避了歷史中的衝突以及反社會的行為。這種文化資產再利用的方式，對於娛樂或者奇觀式消費而言或許正確，但是是哪一個社會群體的記憶被突顯呢？這個問題卻在奇觀式的文化資產再利用過程中被忽略掉。

比如說在博物館經營管理廣受討論的英國鐵橋谷博物館，一直被當作是博物館學裡面的經典範例，但是批判的博物館研究者 West(1988) 則認為，博物館的信託基金會深度地參與了「製作歷史的生意」(history-making business)，因而他想要進一步檢視，鐵橋谷博物館如何發展出它的形象，並且藉由這個形象去正當化其對過往的再現，以及博物館作為教育者與歷史學家的自我良好感。West 發現，鐵橋谷展示了鄉村化的工業地景，一方面是因為工業外移造成的景觀鄉村化，另一方面，鄉村風是英國民族流行文化的固定劇碼之一，而這齣最常被演出的劇碼助長了遺忘。

另外，在針對加拿大東岸的產業文化資產的調查研究中，Summerby-Murray(2002) 發現，去工業化地景的後續詮釋，會積極地運用對工業過往的選擇性記憶，這些記憶有助於將過去商品化，並且以遺產觀光或者提昇城市形象的方式供做消費。但是，被當作是文化資產保留下來的工業地景，過去的工業化歷程被浪漫化以及潔淨化 (sanitised)，以致於變成是「非工業」的。負面的工業化附屬產品，從空氣污染到階級衝突，都從記憶裡面抹去。

當代消費社會裡的懷舊商品以及懷舊論述的氾濫，特別近些年來在體驗經濟之名下，重新再現了過往市井小民的常民生活，被賦予懷舊的情調；歷史記憶的基調從悲情傷痛轉為溫情歡愉。李依倩 (2006) 認為，這當中媒介的編輯美

學，「對過往進行消費娛樂導向的選擇性重構，系統性地壓抑排除各種歷史歧異與傷痛，並將常民記憶與經歷加以美化與神聖化。」

上述討論文化遺產商品化的研究文獻，都關注到文化遺產變成懷舊商品所衍生的一系列問題，這些文獻不僅質疑了到底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了什麼，並且進一步指出保存過程中的選擇性記憶，所牽涉到的潔淨化、去衝突化、神聖化、美學化與浪漫化等的操作歷程。但是，將遺址直接等同於化石是過度簡化的看法，並沒有探究遺址的詮釋過程中，哪些社會群體的記憶得以發聲，是單數還是複數的社會記憶？商業主義與消費主義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扭曲了歷史，所以文化資產跟文化消費是敵對的雙方？在上述的文獻中，文化資產規劃者以及消費者詮釋遺址的能動性被忽略，以至於面對國家與消費主義的霸權無能為力。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在瞭解文化資產在觀光化的過程中，社會記憶如何傳遞。

舞臺的營造：觀光之眼

北門鹽田復曬區有兩塊，分別是井仔腳鹽田與舊埕鹽田。根據歷史的記載，井仔腳鹽田（舊稱瀨東場）是臺灣目前最古老的鹽田，在 1818 年時，由鹽民從佳里外渡頭鹽田遷移至此。舊埕鹽田又名第三代洲北場，早期的第二代洲北場為大寮鹽田，後因洪水沖毀，到了 1848 年，多位鹽民隨即從大寮鹽田遷移至舊埕鹽田，該副鹽田較井仔腳鹽田晚了 30 年，是北門鹽場中年代排名第二久遠的鹽田。1941 年，兩副鹽田均由臺灣製鹽株式會社收購、經營。

北門的鹽田觀光主要是由雲管處來推動。2003 年 11 月 21 日，行政院核定「雲嘉南濱海風景特定區」為國家級風

景特定區，並於同年 12 月 24 日核定成立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專門負責區內的規劃建設與經營管理。根據交通部觀光局委外所做的「雲嘉南濱海觀光發展計畫」可以發現，雲嘉南濱海地區應發展富涵在地特色的觀光遊憩，其中鹽田是與溼地、潟湖、沙洲及開臺人文史跡並列，且是最具代表性的環境資源，「除適合發展生態觀賞、產業文化體驗等活動之外，建議可藉由鹽田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及硬體設施的強化，導入其他類型活動，並配合鹽田原有之活動類型，構成完整的遊憩活動體系。」

（交通部觀光局，2004: 3-69）根據雲管處針對「北門遊憩次系統」的委託規劃，他們認為鹽產業是北門次系統最大的特色，也是發展深度旅遊的重大契機（築境景觀設計有限公司，2004: 72）。

現在於北門重建後的兩塊鹽田，是臺灣天日曬鹽史上所出現過的、最「豪華」的鹽田，何以這麼稱呼？在井仔腳鹽田協助鹽田復曬的退休場務員 M2 表示：「以前那是一條土堤岸，年代久了，每逢下雨，每一年都要整修，風雨一來，（土堤上的）土都會流失掉，就還要重新補修，現在政府說，我們要做觀光不可以這樣做，這樣如果觀光客在走會滑倒，所以要用鋪磚頭的。」(P1, 01/21/09: 8) 為了在雨季時，不會讓土堤泥濘的泥土弄髒了遊客，為了讓遊客行走更為便利舒適，因此，只要遊客會走到的地方，皆鋪上相當寬敞的紅磚步道，且環繞鹽田外圍的步道同時可併排數人，而鹽田中的紅磚堤岸，即使兩人並排聊天行走也不成問題，跟以往鹽田中細細的田埂以增加曬鹽的面積有明顯的差異（圖 1）。在鹽田一邊最寬敞處，有幾棟用木頭與水泥柱搭建的涼亭，以及方便遊客洗手與洗腳的水龍頭平臺，這些涼亭是風景區內規格化的設施，隨處可見（圖 2、3）。

井仔腳鹽田有 3 臺供遊客踩踏體驗

用的水車，只是這 3 臺水車造型比較接近歐洲水車的樣式，與過去鹽田中通用的龍骨水車有極大的差異（圖 4）。此外，北門的井仔腳鹽田裡，每一格結晶池中央都有一小堆被刻意堆起的小鹽堆，高過過去結晶池中收鹽時鹽堆慣有的高度，而小鹽堆下方另外又用磚頭加高，防止雨水侵蝕鹽堆，有趣的是，這

些小鹽堆一直都留在結晶池中不被收走，作為與鮮明的紅磚鋪道、堤岸對比的白色晶鹽，成為觀光客從涼亭面向鹽田全景視野下最具代表性的鹽田景觀，也是觀光客最喜歡拍照留念的角度（圖 5）。

北門另一塊豪華鹽田——舊埕鹽田，在歷史上，該副鹽田一直到停曬前都是



圖 1. 舊埕鹽田復曬樣貌，全以紅磚來鋪設鹽田（攝影／楊凱成，2010）。



圖 2. 井仔腳鹽田為遊客設計的洗手臺與洗腳區（攝影／楊凱成，2010）。



圖 3. 舊埕鹽田旁，水泥與木料搭建的涼亭（攝影／楊凱成，2010）。



圖 4. 井仔腳鹽田裡體驗用的水車，不是過去鹽田裡常見的龍骨水車，而是近於歐洲水車樣式（攝影／楊凱成，2010）。



圖 5. 井仔腳鹽田中，被刻意堆成一堆堆的小鹽山，小鹽山的底部用紅磚塊墊高，防止鹽被鹹度較淡的滷水溶掉（攝影／楊凱成，2009）。

「分副式」⁵的瓦盤鹽田。2005年雲管處委託某工程設計公司進行復育暨公共設施環境景觀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該規劃團隊對於舊埤鹽田的復曬方式，主張維持過去分副式鹽田的歷史紋理，但在雲管處以方便管理、利於遊客體驗為由，決定採用集中式整齊劃一的瓦盤鹽田的設計，造成舊埤鹽田地景的巨大變化。由於舊埤鹽田的水路因復曬改變，無法像過去一樣，利用地勢高低開挖溝渠，並用挖起來的泥土做土堤，而改以一條條塑膠管，用水泥固定在紅磚下做排水系統（圖6）（沈錕美，2010）。除此之外，舊埤鹽田中還矗立一幢幢仿古式的水泥屋，堅固地立在鋪滿紅磚的田地上，門窗緊閉，看似一間間的儲藏室或是隱藏馬達的空間（圖

7），想當然爾，這並不是過去鹽田的模樣，雖然早期偶有鹽工在自家負責的鹽田上蓋「寮仔」，但都以茅草等簡易材料搭建，做為工具間使用，或是臨時吃飯、休息的地方，空間非常狹小，鹽工待在裡面的時間也不長，幾乎可以說，鹽田裡沒有其他任何的遮蔽物，鹽工無論工作或休息，都是曝曬在太陽下，揮汗如雨。另外我們也觀察到，在舊埤鹽田中，雲管處在介於涼亭與鹽田中間鋪設了一段鹽鐵鐵軌，並在鹽田的入口軌道上放了一輛臺車，非常醒目，但卻是一截無法真正使用的臺車鐵軌（圖8）。

單從復曬地景的規劃、臺車與水車的設計與運用，雲管處純供觀光視覺消費的想法不言而喻，上述紅磚、涼亭等設計，在在是為了讓遊客能更輕鬆、不

⁵ 一副鹽田包含大蒸發池、小蒸發池、結晶池及滷缸等完整的產曬功能。



圖 6. 舊埤鹽田的排水系統，改以水泥將水管埋入紅磚的方式進行，而非過去以地勢高低做安排（攝影／楊凱成，2010）。



圖 7. 舊埤鹽田上仿古式的水泥屋，用以隱藏復曬鹽田的工具或其他設備（攝影／楊凱成，2010）。



圖 8. 舊埤鹽田入口處，一段無法使用的運鹽鐵軌與臺車（攝影／楊凱成，2010）。

用擔心鞋襪會弄髒而建，讓鹽田更具親和力，又或者說，讓遊客更願意靠近鹽田。但是，以舊埤鹽田來說，當所有結構全數打亂重來，在 2008 年完成後不久，就已經從產曬的生產活動中除役，因為陸續發生鹽埤格埤底太軟、滲漏、高低不平等問題。

七股鹽業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包含了鹽田復曬與「十棟寮」鹽工住宅群閒置空間再利用，是在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與臺南縣文化處⁶的「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支持下完成的。這塊鹽田復曬區域介於臺灣鹽博物館與七股鹽山之間，緊鄰十棟寮鹽村，該計畫已完成鹽田復曬與 3 間鹽工厝的再利用，並以鹽業創意文化商品的販賣與 DIY 製作（如七彩鹽罐、鹽手工皂、防

蚊液 DIY 等）為活動項目，希望可以將動線從臺灣鹽博物館延伸出來，在參觀完博物館後，遊客可以來到鹽業復曬區參觀，將消失的鹽業文化資產轉為鄉土教學的重要教材，讓七股鹽田復曬區成為國中小學戶外教學場所；同時也希冀觀光客可以親身體驗曬鹽的辛苦與曬鹽的過程，深入瞭解鹽田的復曬與養護、修復技術，與鹽業所需之生產器物製造，具體保存鹽業文化資產，並且在不同的時節看到不同的工法或技藝傳承階段，學習與體驗資產延續經驗（臺南縣政府，2006）。

七股鹽場於 1935 年開闢，在當時的臺鹽會社規劃下，始終以品質好、成本低、鹽工收入也多的土盤鹽田為主要產曬方式（蔡炅樵，2005: 63）；在《臺南

⁶ 2010 年年底已改制為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縣志》也曾記載：「七股鹽場所產製之鹽，顆粒較大，品質優良。」（臺南縣政府，1980: 1387），顯見土盤鹽田的特質。根據長期參與規劃的 NGO-C 組織伙伴 C4 的說明，這塊復曬區域約 5 公頃，原本是臺鹽公司推動機械化鹽灘的一部分，為了要適應機械化收鹽的設備，鹽灘結晶池的面積比一般人工曬鹽的結晶池要大上許多。原始的復曬構想是維持原有的產業歷史紋理，在既有的擴大規格鹽田上，讓機械化的設備繼續運作，這將是臺灣唯一能看到機械化曬鹽的區域，收獲的鹽則可使用現有的輸送帶運送到隔壁臺鹽鹽山，防止鹽山因為雨水的沖蝕而縮小規模。但後來規劃團隊所設計要復曬的鹽田卻不是如此，即便他們採用過去手工鹽田的作法進行復曬，但卻用瓦盤鹽田取代過去的土盤鹽田，改變了十棟寮周邊鹽田地景。

此外，七股複製了北門鹽田復曬的特色，在鹽田行走的地方鋪上紅磚，由臺鹽退休員工 C1 帶領多元就業員工進行

鋪設。我們曾經跟在地的老鹽工問及過去與現在的鹽田地景有何不同時，老鹽工直接了當地說：「不一樣啦！都不一樣，他們用的鹽田還有磚，但是我們以前的鹽田都沒有啦！」（H42，08/28/09：1）而過去引海水、滷水進鹽田曬鹽的水車，在這裡好幾部同時並排在同一個水池旁，原本應該流入鹽田的滷水，由於水車特殊的設置方式，全流進水泥打造的泡腳池中（圖 9）。一方面，是要讓遊客來體驗踩水車，另一方面，顯然這是專為觀光客所設計，用來體驗滷水泡腳的樂趣；於是，同一個水池的水不斷地循環，與產曬脫去了關聯性。另外，復曬區旁邊還有用竹子搭建的幾棟簡單房舍，以蚵殼做裝飾，作為展示曬鹽工具、多元就業員工休息以及廚房之用；在進入鹽田的路旁也有一棟鋼骨外披稻草、放大規格的「桶間寮」，作為觀光客休息用的涼亭。

七股的另一個場景十棟寮，就在鹽田不遠處、臺灣鹽博物館後方，十棟寮過去原為 10 間茅草屋，在 1958 年，政府為了改善鹽工的生活，才改建為現在的 6 棟紅磚建築，1 棟有 4 間，共 24 戶，但依舊稱其舊名。在七股鹽業文化資產



圖 9. 七股鹽田設置一排的龍骨水車，但踩上來的水不是流向鹽田，而是流到右圖的泡腳池中（攝影／楊凱成，2010）。

活化計畫中，十棟寮其中 3 戶房舍重新整理出來再利用，分別規劃為醃漬工作坊、手工皂 DIY 工作坊與文化商品販賣部；這 3 戶基本上保存了原來的建築結構與空間規格，於其入口處向外加蓋了透明的玻璃棚，並在玻璃棚裡放置許多文化商品作為展示；屋頂的紅磚瓦直接保留，並在瓦的上方加了整片的玻璃，搭配五顏六色的裝飾鐵件；但始料未及的是，當夏天的艷陽照射在屋頂的密閉玻璃上時，都會造成室內溫度高居不下⁷。在十棟寮的空地上利用竹竿製作類似曬衣架的架子，上頭掛起一隻隻的鹽漬虱目魚。在藍天、艷陽與紅色磚瓦圍繞的氛圍中搖曳的虱目魚乾，營造出了另外的一種美學，卻沒有讓遊客可能怯步的魚腥味。

布袋洲南鹽場的復曬也是在文建會「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補助下，由嘉義縣政府委託當地的第三部門組織 NGO-B 進行，所營造的文化地景與北門、七股有所不同。除了規劃設計復曬鹽田的規劃師 B7 本身是鹽工家庭出身，NGO-B 的文化工作者 B8 熟稔鹽田歷史與紋理外，還有四、五位曬鹽經驗近 50 年的老鹽工也被邀來參與討論，並協助鹽田整建與復曬。NGO-B 希望洲南鹽場的修復能以傳統鹽田修繕的工法為主，著重原物料、原工法，並在修繕期間將這傳統工法做詳盡的記錄。因此，洲南鹽場復曬後的地景看起來沒有過多的裝飾，就像過去歷史中、鹽村旁的鹽田（圖 10）。

在這個過程中筆者觀察到一個現



圖 10. 布袋洲南鹽場原工法、原材料整建後的地景（攝影／楊凱成，2009）。

⁷ 建築師重視視覺的效果，卻大大忽略了實用與全球矚目的暖化議題。屋頂的玻璃裝置，使整個空間除了門之外，幾乎沒有其他通風口，在該空間工作的人員告訴我，早上他們一開門進去室內，就已經有四十幾度的高溫，就算冷氣開一整天也沒任何效果，室內依舊三、四十度，而建築師口中所說的通風口，在現場人員爬上屋頂確認的結果，發現那幾乎形同虛設，因為該設計完全使空氣無法達到對流的效果。

象，協助重新復育鹽田的老鹽工，不止一次跟文化工程師反應，北門的鹽田整建得很漂亮，大蒸發池、小蒸發池與結晶池都是標準的、依照工業鹽田的規格，紅磚鋪面很乾淨，走起來很便利。所以整個洲南鹽場應該請推土機進來，重新整建。倒是有文化資產概念的文化工程師，堅持在不破壞原來的展業歷史紋理下，讓重機械有限度的進場施做。老鹽工的使用價值與實用邏輯，與文化工程師的文化資產符號價值間的差異，很明顯地披露出來。

雖然洲南鹽場沒有為了遊客鋪紅磚，或將水車改造得更便於踩踏，但面對綠美化與表演空間的問題時，觀光之眼油然而生。舉例而言，為了有一塊可以作為展演活動的場地，場務所（以前是鹽警宿舍）前的空地成為首選，但要讓這塊光禿禿、鹹化的土地能長出柔軟的草皮、便於遊客席地而坐，NGO-B 絞盡腦汁，利用蚵殼作底，再覆蓋不是鹽田的泥土，試圖降低土壤的鹹度，讓鹹

化的土地也能適合韓國草生長。在鹽田要擁有露天表演的空間，綠美化自然是最「天然」的方式。除了草皮外，場務所外圍也被裝飾了許多白色石頭，同時還出現了五顏六色的觀景植物，在通往鹽田必經的路上，也設置一臺約一樓高、用各種廢鐵拼湊焊接而成的藝術化風車。不僅如此，在筆者所參與的許多跟文化工程師的討論裡，考慮要在何處設立遮陽亭、何處要種什麼植物、哪個地方可以搭建舞臺、鹽田土堤是否要鋪上帆布利於遊客行走 等，都是常出現的議題。

文化工程師的再利用想法，往往也與過去從事鹽田產曬的老鹽工想法相當不同，下面用兩個例子說明。案例一是關於兩格結晶池中間土堤，文化工作者 B8 突發奇想，在夯實的土堤上灑了黑色的小碎石子，增加了土堤的美觀與變化（圖 11），但是老鹽工對這個作法頗有微詞，因為碎石子重量輕，會隨著人的走動或者強風翻落到結晶池中，因而影



圖 11. 洲南鹽場的土堤上鋪上了黑色碎石子，並加大土堤的寬度，便利於遊客行走（攝影／楊凱成，2011）。

響了鹽的品質。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老鹽工說著說著，就指著結晶池跟土堤連接的地方，在淺淺的水底下確實可以看到散落的碎石子。案例二是一段文化工程師與老鹽工間的對話，主題是關於從洲南鹽場入口通往場務所的馬路淹水時：

B8：這是一個視覺，是人可以進入基地的動線，我覺得這條步道是非常重要的，它最棒的是它會淹水，你要涉水過去，那感覺非常好。

B2：沒有啦！那要圍高起來，做公路運鹽也是會經過那邊。(F5, 01/04/08：6)

對文化工程師而言，從地景上來看的話，淹在水裡的鹽田，可以讓遊客涉水進入，所謂的「感覺非常好」，頗有點浪漫情懷；但看在老鹽工眼裡卻不是那麼認同，因為過去曬鹽時，每當颱風過境、淹大水時，鹽工必須在幾小時內將水排乾，以免影響未來後續產曬，因此，把水排乾、地基墊高以利運輸的想法，才是真實復曬鹽田。由此可見，無論再怎麼強調「真實」的再生與活化，事實上在規劃時，觀光就已經存在裡面了。有一次當文化工程師向來視察的政府官員說明，在大蒸發池與小蒸發池三邊交界的土堤圍土讓參訪的遊客有一個可以站立與聽導覽解說的地方，跟在後面的老鹽工 B17 默默地说：「現在有這麼多的土地可以隨便你用，以前我們一點點的土地都要節省使用；以前我多生一個孩子，我老爸就把一個滷缸填了做結晶池，希望可以多曬些鹽增加家庭的收入。」老鹽工的回憶讓我察覺到，從堆地到大蒸發池的土堤，比較 3 年前剛復曬時要拓寬了許多。雖然只是老鹽工 B17 的碎唸，但是看到鹽田地景為新的觀光休閒用途所做的改變，勾起的卻是老鹽工對過去的回憶，是為了養育家庭

生計而精細地將每吋土地用來產曬。

因此，文化資產的真實性就不是「原材料、原工法」所能完全涵括；文化資產的真實性比較接近 MacCannell (1999) 所說的「舞臺的真實」(staged authenticity)。在規劃文化鹽田復曬之初，規劃師就是帶著觀光之眼在進行，觀光客是隱形的、也是顯形的存在。在不同深淺層度上，觀光客會如何凝視鹽田文化資產是規劃師做設計時的給定情境。比如說，規劃師一開始就會設想，要呈現什麼樣子的文化景觀給觀光客，觀光客的動線而不是生產者的動線要怎麼走。規劃師是受過建築、設計訓練的專家，從北門舊埕與七股樂活村的案例來看，規劃師在繪圖桌或者電腦前所畫下的線條，取代了既有的產業紋理，形塑了新的觀光地景與空間，即便他們有請教過去的實務工作者或博物館專家，但規劃師在短暫的規劃期程內，最讓他自己信任的，還是過去自己學院訓練的工程邏輯。復育後的鹽田不再傳達過去鹽田與鹽村關係的氛圍，這是一種記憶的氛圍，是鹽工家庭在過去的身體勞動與社會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觀光的空間」是規劃出來的空間，是為了觀光客看、坐、談與攝影等而設計的，跟記憶的氛圍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在其中，鹽工家庭無法建立跟記憶的臍帶關係。

活動的演出：視覺化、科學化與浪漫化

文化資產本身並不是以保存維護為目的，其之所以對人類有價值，是因為它本身代表了某個特定時間與空間中的社會記憶，這也是為何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活化再利用常常是各方評論的焦點。

Connerton 認為，社會記憶是透過表演來傳遞的（納日碧力戈譯，2000）。這個觀點提醒了我們，除了舞臺場景的

設定外，更重要的是，誰是表演者？以及如何展演⁸？下面我們同樣分析北門、七股與布袋鹽產業文化活化的展演，透過這3個案例來瞭解文化資產在觀光化的過程中，社會記憶如何轉變與傳遞。

一、北門鹽場：勞動的視覺化

北門鹽場的文化資產觀光活動主要可分為3個項目：一年一度的平安鹽祭、鹽田體驗觀光以及遊客中心的展覽。

平安鹽祭是一個新興的、為觀光目的而創造出來的節慶，大約在每年11月舉行。當初雲管處在構思如何將管轄範圍內的宗教觀光資源與鹽業文化進行串聯，順而將一年600萬左右的香客轉變為遊客時，躍然於紙上的，是一種神祇的力量，因為鹽除了作為烹飪調味、醃漬保存、衛生保健等使用價值之外，還有驅邪保平安的象徵意義。為了加強平安鹽祭中「鹽」的法力，讓鹽超脫出日常生活的普及性，從2004年開始每年都禮聘法師團為鹽堆祈福加持，民眾則爭先恐後地排隊領取免費的福袋、裝入法師加持過的「平安鹽」。數年下來，領福袋成為整場活動中最受歡迎的部分，甚至有民眾儼然成為忠實的福袋粉絲，如果那一年沒有領裝了平安鹽的福袋，就感覺一整年很不舒服，甚至有漁塢養殖業者說，「灑上祈福過的鹽，那一年漁獲會特別好。」(P4, 05/05/11: 5)

北門的鹽田體驗觀光始於2007年，但由於舊埕鹽田整建後的出泉與滲漏問題層出不窮，以致於體驗觀光大多集中在井仔腳鹽田。雲管處僱請一位退休的場務員M2與兩位有曬鹽經驗的婦女負責井仔腳鹽田產曬與環境整理，同時M2還擔負了部分現場未預約導覽的團客導覽工作。根據現場人員M2的統計，每

年約有10萬名團體遊客、賞鳥散客來到井仔腳鹽田。

下鹽田體驗收鹽採不收費制，對於3天前預約、10人以上的團體，雲管處還提供免費的導覽解說。根據雲管處M3的說法，鹽田導覽志工的培訓是著眼於雲嘉南濱海地區，「不像阿里山有大山大樹，這裡看起來不起眼，但是要講深度故事，所以發現導覽很重要，所以才開始招聘志工。」(P4, 05/05/11: 6) 雲管處從2006年開始進行志工的培訓，2008年正式成立志工隊，到2011年為止，共招募過兩期的志工。第一期的志工很多都是公務員退休，例如教官、老師、公務人員等，第二期志工則有許多仍在工作、待業中以及家庭主婦。這兩期志工的共同點是，培訓前都未曾接觸過鹽業，也沒有曾經在臺鹽工作過的員工。所以在專門課程部分安排了NGO-C的講師為學員上課，現場也委由M2為志工學員現地教學。

一般說來，除了鹽之外，解說的主題還包含了區域歷史地理、野鳥生態、鹽業歷史與技術，當然少不了要讓遊客下到鹽田去體驗剉鹽進鹽籠與擔鹽的感覺，最後再發給遊客一個印有「井仔腳瓦盤鹽田，正港臺灣鹽」的夾鏈袋，讓他們可以帶一點臺灣鹽回家。對此，M2倒也蠻能順應鹽業文化資產再利用為觀光的風潮：「我們現在是觀光，不是重生產，有鹽就收起來辦活動，給客人當伴手禮。」(P1, 01/21/09, 9) 但要是遇上雨季沒有曬鹽時，遊客到了井仔腳鹽田還能有什麼看頭？M2說：「要是雨季沒有在曬鹽，還是有客人要來，客人要來我們就要整理結晶池，做幾堆（鹽堆）在那邊，讓人家體驗、讓人家看。」(P1, 01/21/09: 3) 因此，重點在於觀光

⁸ 至於重要的議題如觀光客是參與演出，還是僅僅作為被動的視覺消費者？因為資料的限制，在本文中將無法處理。

而不是生產，成為 M2 的口頭禪。

對觀光旅遊業者來說，井仔腳鹽田體驗只是觀光行程中的景點之一，因為鹽田體驗既不會增加成本，又可以多增加一個點，而且還有免費的臺灣鹽當作伴手禮，何樂不為。根據本研究的調查，一間位於臺南山區的旅行社就提供北門地區一日遊的套裝行程，包含有三寮灣文化會館（王爺信仰）、井仔腳瓦盤鹽田、王金河醫生紀念館（烏腳病紀念館）以及錢來也貝殼屋⁹，行程安排圍繞著北門¹⁰。在地的生態旅遊 NGO 組織則提供不太一樣的行程，例如南鯤鯓代天府的大鯤園、彈塗魚塭體驗、筏得來（竹筏體驗）、鹽田體驗、烏腳病紀念館、疔的生態等。不論是前者或後者，鹽田導覽與活動都大約歷時 1 個小時左右。NGO 組織成員、同時身兼雲管處的導覽志工 M4 說：「一般都是 1 個小時，就是我們跟他們導覽，導覽完就帶他們到鹽田體驗，小朋友也會帶他們四處走一下，老人比較沒有辦法。」(P5, 05/05/11: 4)

此外，井仔腳鹽田有幾格結晶池違反常理，應該要有水的結晶池，卻只有鹽而沒有水，觀察後發現，這似乎是針對遊客設計、一個符合人性的使用習慣，因為不想弄溼腳與鞋的遊客可以站在土堤上面耙有滷水的結晶池，也可以耙沒水的結晶池；較遠的、有水的結晶池，遊客就不會使用、不會玩。所以當他們不會進到這些有水的結晶池時，他們就不會因為耙鹽而把結晶池全弄得污濁，增加未來鹽田修補的工作。這種將滷水排乾、留下鹽的作法，兼顧了視覺美觀

與遊客使用的習性。一位臺鹽退休的場長 C6，針對臺鹽七股鹽山觀光客行為的觀察，給我們進一步的啟發：「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隨機的，我經過進來看一下，經過進來看一下就不會下來玩這些，不會願意把我的鞋子衣服弄溼弄髒。所以我們發現，你看我們的一些不沈之海，還是體驗鹽田，都沒有人玩。」(C3, 02/06/09: 3) 由此看來，北門井仔腳鹽田的團客觀光，基本上是套裝中眾多景點之一，短暫停留的中間休息站。

前面曾提到，井仔腳鹽田裡每格結晶池都有一小堆的鹽被堆在一起，看起來就像一座座小山一樣，非常奇特，問 M2 這想法源自何處時，他說，當初原本他只是先堆十幾個小鹽堆在鹽田中，每次看到攝影學會或攝影、電視公司的人來，就會主動去問他們覺得井仔腳鹽田好不好看，他們一致認為很有美感，但也建議井仔腳鹽田中，鹽堆應該要全部每一格都有，不要只有幾堆而已。此後，每一格結晶池都會有一小堆小鹽山，管理員 M2 還相當自豪地說：「他們還會打電話來問生鹽了嗎？成堆了嗎？有多大堆？」(S67, 10/25/09: 2-3) 除了靜態的鹽田景象吸引攝影者外，在鹽田裡工作的女工，自然也成為攝影者捕捉的焦點。我們曾經觀察到，鹽田現場有六、七個攝影者非常近距離地拍正在鹽田裡工作的女工，攝影者與女工的距離不到 5 步，只要女工鏟到孤輪車上的鹽越多，他們按快門的動作就越多，如果鏟得少就不太拍。此外，當鹽田現場沒有女鹽工時，M2 還會請旁邊攤販的阿媽充當女鹽工，下鹽田裝作收鹽的樣子給攝影者

⁹ 早期為北門鹽場的鹽工福利社，在臺南縣政府（現為臺南市政府）整理下，運用當地蚵殼、貝殼以及鹽田裡的廢棄瓦片在外觀牆面上做拼貼、綴飾，變成當地一座小型藝術創作，再加上偶像劇在北門開拍，利用這經過改造的鹽工福利社作為女主角的家，而使得原本因鹽業廢曬而靜默的鹽村，頓時被炒得沸沸揚揚。

¹⁰ 更有趣的是，連鹽田旁邊賣豆花、虱目魚香腸的攤販也都成為行程之一，此外，相較於鹽田溼熱的天氣，套裝行程在三寮灣文化會館的介紹中，特別加註了「全館冷氣開放」。

拍照。由此可知，攝影學會或其他攝影者也介入了文化資產觀光的視覺化製造中。視覺化讓美學的價值遠遠地凌駕勞動價值之上，勞動過程中全部的「體化記憶」（納日碧力戈譯，2000），都被視覺美學給蒸發，留下的是視覺消費的愉悅。

二、臺灣鹽樂活村：科學的樂活

七股鹽田復曬區是在文建會「產業文化再生計畫」的補助下進行，再生計畫一共補助國內 8 個產業文化資產點¹¹，目的在於推動產業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再利用。在這個計畫下，七股鹽田復曬區被命名為「臺灣鹽樂活村」，長期負責規劃的 C4 說明了這個構想的由來：「在 10 年前非常流行所謂的文化觀光、文化消費，那其實是上一個 10 年，我覺得在這個最新的 10 年裡面慢慢的走入休閒觀光，它是屬於慢活的，屬於體驗經濟的部分，所以它是很好玩的，大家可能胃口慢慢被養大了，所以可能不太需要那種像迪士尼樂園式的觀光，比較開始注意到文化深耕式的觀光。」(C25，08/10/10：10)

來到臺灣鹽樂活村的多是自備交通工具出來遊玩的散客，他們可以到鹽田體驗收鹽、踏水車，也可以到鹽村工作坊製作手工皂、防蚊液等 DIY 活動。從 2008 年起，臺南縣政府以樂活村為名向勞委會申請二十多名社會型的多元就業開發案人力，在臺鹽退休場務員的帶領下，進行鹽田的復曬，另外 5 名的經濟型多元人力，在第三部門組織 NGO-C 的教導下，幫忙手工皂、防蚊液的 DIY

製作¹²。

鹽田的導覽通常是由多元就業的「新鹽工」就近解說，有時候則是經驗豐富的 C1 幫忙解說，NGO-C 並沒有特別針對多元就業的員工安排導覽解說課程。像 C1 這樣的退休場務員，日日與鹽工為伍，有一定的產曬實務經驗，比一般鹽工有較高的學理解釋能力。嚴格說起來，現在七股復曬鹽田中，C1 算是唯一的「鹽工」，因為絕大多數的多元就業人力並沒有曬鹽的經驗，C1 首先要花時間訓練這些多元人力如何產曬，但 C1 覺得自己一直都在訓練新的「鹽工」，因為每當這些人學會了基本的曬鹽動作與程序後，因政策的關係，再過幾個月他們就必須離開鹽田，換另外一批新的多元人力進來，職業訓練又得重新再來一次。可是，C1 所認知的技術性勞動，對多元人力而言，其實就像其他的體力勞動一樣，是一種粗重的工作，並沒有太多的技術可言，他們坦言：「曬鹽這個工作也沒什麼難的，很簡單，就是幾個程序而已，照著幾個格子順序就可以曬好鹽，這是很簡單的工作，不必太認真。」(H6，02/03/09：1)

在鹽田復曬區以及十棟寮工坊裡面，分別設立了導覽解說看板。在復曬區結晶池前方的解說看板，以復曬區鹽田的結構圖，搭配曬鹽步驟的簡單文字與圖片說明，看板最左邊則羅列了 22 種鹽的妙用。工坊裡的導覽文字則增加了以淺顯化學來說明鹽的身世，另外還劃分有不同鹽的種類，包含湖鹽、岩鹽、井鹽、海鹽，以及鹽生產的方法，如水溶法、煎煮法、採礦法與日曬法。最後，

¹¹ 除了七股臺灣鹽樂活村，尚包含臺東糖廠、虎尾糖廠、總爺糖廠、溪湖糖廠、花蓮糖廠、布袋鹽場、宜蘭酒場。

¹² NGO-C 是由退休的臺鹽鹽務人員組成，受訪的 4 位成員中，一位曾經是場務員 C1，另一位曾經是高階主管 C2，兩位都曾經主動地秀出臺鹽的退休證，甚至帶有自豪意味地說明自己是以哪種名義（例如化學工程師等）退休的；另外還有該組織的執行長 C3 以及負責統合活化再利用的文化工程師 C4。

表 1. 臺鹽廢曬前的製鹽方式

位置	大蒸發池 第一坵	大蒸發池 第二坵	大蒸發池 第三坵	大蒸發池 第四坵	大蒸發池 第五坵	小蒸發池 共三段	結晶池	門前溝
天數	第 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第 6-8 天	第 9 天	
波美度	3.5 度	4.5 度	6.5 度	8.5 度	11 度	14-25 度	25-29 度	30 度
沈澱物	泥土及 雜質	氧化鐵	氧化鐵及 碳酸鈣	碳酸鈣	碳酸鈣	碳酸鈣 (粗石膏)	氯化鈉	需排出內 含氯化鎂 的苦澆

(資料來源：擷取自七股十棟寮工坊之導覽解說看板內容)

用一張表格解釋在鹽業生產過程中，不同天數、鹽結晶生成以及土質變化的對照(表 1)。相對而言，解說文本中的歷史敘述是較少的，且在上述的兩塊看板中都有下面這段敘述：「話說臺灣鹽業 338 年歷史，早期老鹽工皆土盤曬鹽，直到明末清初年間鄭成功來臺灣，他身邊的參將『陳永華』將軍，看到老鹽工還是依傳統日曬法曬鹽，則親自傳授瓦盤製作。」而在水車體驗旁的解說文本則有下面的說明：「水車相傳是 1,800 年前，三國時期魏國馬鈞所發明臺灣傳統鹽業，需要將滷水由大蒸發池揚高至小蒸發池，或從儲滷池將滷水注入結晶池，費力又費時，故自日據時代以迄民國 50 年代，一直為鹽田滷水揚高之省力工具。」

從上述的觀察可以發現，導覽文字主要是以產曬的標準流程，輔以淺顯自然科學的語彙來說明鹽的產曬，主要是因為 NGO-C 的退休鹽務人員有比較豐富的鹽業知識。同時我們發現，愈是高階的退休鹽務人員，其鹽業知識愈有科學化、學理化的趨勢。在一次七股田野調查中，有位老鹽工跟我們提到「ㄍㄨㄚˋ(臺)」，我們聽得不是很瞭解，等回到 NGO-C 的工作坊時，立刻向 C2 請教，C2 說那是鹽田石膏，「鹽田石膏大概是(波美) 16.75 至 24 度間會大量生產，鹽業實錄書上面有寫，鹽田石膏在生產後可以做反凝劑，去跟水泥結合、

使用，在 60 年代以前，整理鹽田之前一定會先收鹽田石膏，但是在六十多年中東的純石膏進口，便宜、品質又好，才沒有繼續使用鹽田石膏。」(H30, 08/26/09:1)C2 用實驗室中的化學知識跟我們做介紹，與鹽工在勞動中所習得的口語化名詞相當不同，不僅如此，我們的研究人員到臺灣鹽樂活村做「參與實做」的第一天，臺鹽退休的高階主管 C3 就直接交予一本厚厚的鹽業實錄讓我們閱讀。

然而，上述多元就業人力口中的沒有什麼複雜技術的曬鹽，聽在隔壁十棟寮鹽村阿婆耳裡可很有意見了：「曬鹽要說沒技術，是沒技術，但是說沒技術，也要內行人才可以曬，太外行也是不會。」(H40, 08/26/09:2) 甚至，天日曬鹽充滿了常民在地知識，連多元人力的技術傳承者 C1，在鹽村阿婆的口中都還是「不合格」的：「(用)看的不準，要實際下去，這個 C1，他(以前是)做督產員，我說你們督產員會知道，但是內行還是我們鹽工內行，你們有沒有種過田，只會看，做你們也不會做，你們會用鋤頭嗎？」(C16, 03/21/09:14) 另一位住在附近鹽村的阿婆，對於七股的鹽田復曬區域表示說：「那只是隨便弄弄，根本不像我們當初，結晶池池面超級扎實，比水泥地還堅硬。」(H12, 02/09/09:4) 為了表示她的土盤鹽田真的很結實，阿婆還作勢踩了踩地面，說他

們當初會把地先翻過一遍再壓，壓好的池面，就算拿「鹽收仔」¹³收鹽也不會把土給攪起來，收起來的鹽都是雪白晶亮；還說道：「C1 以前那些督產員，都只是到田裡巡巡看看，監督而已，哪像我們親自在做，經驗根本不夠，有一些技術都不行。」(H12, 02/09/09: 4)除了曬鹽的技術，另外一項差異之處就是工具，現在多元就業用的鹽收仔跟阿婆用的比較不一樣，阿婆說他們以前生活苦，就連工具也都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由此看來，鹽工家庭的集體記憶，與樂活村著重科學論述式的鹽田產曬並不相同。鹽工家庭的曬鹽知識傳承並不是來自厚厚的書本，更不是來自科學化的化學方程式，而是來自從小非自願性地整合進國家控管下，以家計為單位的生產體系中。鹽工家庭一般說來是由一對夫婦以及小孩所構成，跟臺鹽公司承攬土地曬鹽。早期的時候，一副鹽田是兩公頃半，中秋節過後鹽工開始整頓遭逢夏天颱風雨季所毀壞的大小蒸發池以及結晶池，當秋天天氣變得乾爽，就開始鹽田的小汛期；隔年的3-5月，日照強烈再加上海風的吹拂，是一年產鹽最主要的季節大汛期。鹽工收鹽後瀝乾，依重量賣給臺鹽公司。所以，說曬鹽是「看天吃飯」，包含有相當程度的真實性，在還沒有氣象預報的時候，「曬鹽都是觀星日斗，若是看到漏屎星（流星）就是氣象不穩定。」(S3, 01/17/09: 2)

鹽工對於鹽田工作的記憶，可以回溯到小時候，只要能跑、能跳，就可以開始準備到鹽田裡工作。「從國小時下課放下書包，就到鹽田幫忙收鹽。」(DV0085, 08/13/02)、「(我)36年11月20出生，我媽媽的父親就曬鹽，我阿公曬鹽、父親曬鹽、我也曬鹽，國小

三年級就常下鹽田跟媽媽作伴，幫忙作一些較輕鬆的工作。到五、六年級時就幫忙收鹽了，我媽媽收鹽、我盛鹽。」(DV0082, 08/11/02)如果問老鹽工他們是如何學會曬鹽的，通常會得到類似這樣的答案：「更早的時候就是跟著他（爸爸）做，教是沒有，就是看他怎麼用，我們就跟著他學，來看結晶池的水幾度，就是看天氣啦！像現在日頭比較炎，日子比較長，不用到24度就可以，像10月、11月，算是沒ㄍㄨ沒一ㄚ，就要25度，你如果是不夠度的水，像23度半、24度的鹽，還是加減會發，你要是夠度就不怕。（這個你爸爸會教你嗎？）沒有啦！就看他怎麼用，我們就怎麼做，都要看啦！我爸爸自己的工作都做到來不及了，沒空啦！沒辦法教你那些，到十多歲就扒鹽、擔鹽、鏟鹽自己做。」(H40, 08/26/09: 1)學歷不高也沒待過實驗室的老鹽工，可以曬出品質好、產量高的鹽，他們不懂曬鹽的科學與智慧，但這些卻早融於他們的常民生活經驗、身體實做與勞動的記憶中。相較於臺鹽員工，對於鹽業工作的印象，只有實驗室裡透過各種昂貴儀器量測出的數據與想像出的完美勞動畫面。

三、快樂鹽田心鹽村：浪漫主義的召喚

布袋洲南鹽場也是由文建會產業文化再生計畫所補助，由在地 NGO-B 組織所執行，在其第一期計畫中，特別強調的是「鹽村生活文化的日常實踐」，他們希望能藉由「『老鹽工、新鹽田』的文化性、歷史性訴求，召喚屬於鹽村生活的集體記憶；同時透過新鹽工的身體重返鹽田和勞動參與，向外闡述一種在地樂活的生活理念和生存策略，並以此發展一種可持續經營、有助於地域振興和個人安身立命的文化新事業。」(財

¹³ 收鹽用的耙子。

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2008: 72) 從這裡就可以很明顯地凸顯出，布袋洲南鹽場與其他鹽業文化資產再利用進行鹽田復曬的差異之處，洲南鹽場的重新整建與復曬，是與一群真正有曬鹽經驗的老鹽工合作，並以較近於文化資產修復的精神，使用原物料原工法來修復鹽田，讓復曬後的鹽田看起來無過多的裝飾，NGO-B 則從旁做工法記錄，與老鹽工學習。

從 2008 年鹽田初步整修完畢後，截至目前為止，NGO-B 在這塊鹽田上嘗試了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總括來說，我們可以將活動分為 4 種類型：戶外教學、主題營隊、工作假期與背包客、謝鹽祭。除了謝鹽祭是一年一度的主要大型活動外，其他活動都採事先報名與收費制。

2008 年 NGO-B 重回鹽田開始，謝鹽祭成為洲南鹽場的年度盛事。如果說北門的平安鹽祭是嘗試將地方的重要信仰力量跟鹽的平安意象做結合，所創造出來推動觀光的新興節慶；那布袋洲南鹽場的謝鹽祭，則是希望藉由社區的宗教信仰來強化社區與復曬鹽田間的關係。謝鹽祭的由來，可以回溯自過去產曬時，鹽工對於土地的一種感恩，這種酬謝土地、酬謝好兄弟的祭祀行為沒有名稱，也不叫謝鹽祭。根據老鹽工的說法，過去鹽田仍有產曬時，鹽工會清明節、端午節、過年等重要節日，各自準備簡單的祭品，到各家自己的鹽田拜土地公與好兄弟，保佑鹽田豐收、家庭平安。一位鹽工阿媽回憶道：「鹽田的拜拜？年節都要去，三大節，清明、七月半、過年都要拜，拜好兄弟，拜牲禮、幾碗麵、米啦！不能不拜，大家攏在拜。」(B12, 04/12/03) 這對鹽工來說，是一種自然而然、無須他人提醒的行為。但當這過去產曬生活中的祭祀行為，歷經廢曬、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後，重新被形塑與定義，其中，與過去拜鹽田最大差異在於，謝鹽祭的活動範圍超越

了以往拜鹽田在空間上的結構。

鹽田廢曬前的祭拜活動，是依循著民俗歲令來進行祭拜，過年、清明、七月半等農曆節日，不用特別注意，也不用他人刻意地宣傳，只要時間一到，鹽工家庭自然就用扁擔擔來簡單的供品，在自家鹽田裡祭拜。「我甲意吃啥就拜啥，家裡有啥就拜啥。」(B9, 03/06/09) 這儀式很難說是鹽田特有的，嚴格說起來，應該是整個常民生活文化記憶的一部分，是無聲、習慣的，再平凡不過的事。當這平凡不過的事情，經過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後，「謝鹽祭」的節目單被製作了出來，原本無聲無息、時間一到由各鹽工家庭分頭祭拜的活動，轉變為集體祭拜的、有路線圖與祭拜程序的、非日常性的祭典。NGO-B 組織成員 B8 說：「(謝鹽祭) 跟地方信仰中心結合，是因為要讓民眾對鹽田的信心增強。」(S1, 05/06/08: 1) 更傳神的是：「怪力亂神有它的動員力，我很喜歡。」(S1, 05/06/08: 1) 因此，藉由將社區大小廟宇的神祇請到鹽埕中，熱鬧喧嘩、浩浩蕩蕩的隊伍行進過程中，把社區居民從各家戶吸引出來，加入鹽埕上的集體聚會。在謝鹽祭的節目單裡，祭拜鹽田是一道開胃菜，吸引社區居民進入鹽田，宣告文化鹽田的時代到來，後續為小朋友設計的鹽田闖關遊戲，以及鹽田音樂與表演團體演出，是謝鹽祭的主軸。但是，要將原本不言自明、約定俗成、私人家戶的、分頭進擊式的、生產性目的(曬鹽豐收)與實用主義的(拜完神的貢品是人可以享用的)禮俗，轉變成社區的、集體的、公共的、符號的、文創的與嘉年華式的，透顯出社區居民的實用主義與 NGO-B 的浪漫主義式召喚間的差異。

2008 年的謝鹽祭以「水地風光：心鹽村」為名，並以洲南鹽場常見的動植物為吉祥物，稱其為「鹽田三劍客」，並賦予這三種動植物個性與名稱：吳郭

魚——青鱗太保、濱水菜——紫衣護衛、高蹺鴿——黑翅遊俠，爾後的工作假期、戶外教學或是主題營隊，則透過鹽田三劍客來研發活動。只是，在文化活動執行過程中，我們發現老鹽工對於鹽田三劍客的反應與預期中的想像不同。

在老鹽工從事曬鹽的日子裡，據聞，鹽田有養殖吳郭魚與蝦的紀錄，對鹽工來說，吳郭魚與蝦是他們賺小錢貼補家用、不能明說的副業，因為國民政府來臺後，對於鹽產量的規定相當嚴格，但常發生鹽工在小汛期放養吳郭魚、蝦苗後，每當曬鹽季節來臨，鹽工往往會耽誤到鹽田整修工作與曬鹽的時機，因此，開始嚴禁鹽工在鹽田裡進行養殖¹⁴。現在，洲南鹽場三劍客之一的吳郭魚，該符號成為體驗活動中的造型烤肉架，以鐵片拼貼、焊接，並依照吳郭魚的外型來上色，不僅如此，更在復曬鹽田區域的左方廢棄鹽田旁，挖了個小水塘養殖白蝦，再將長大後的白蝦轉賣。為此，老鹽工 B17 非常坦然：「現在在這裡養蝦，除了讓鹽田有額外的收入，也可以讓來這裡的遊客參觀，也是為了觀光啦！」

至於濱水菜，在鹽工的眼裡並不是一個非常起眼的植物，但在一系列的體驗活動裡，常安排有種濱水菜的行程，NGO-B 說這是要幫鹽田堤岸做護堤與綠化的功能；只是老鹽工對於這項活動往往表現得興趣缺缺，常常會出現的狀況是，老鹽工個別領著遊客下鹽田時，來到 NGO-B 安排要種濱水菜的堤岸時，老鹽工常常沒有做任何的解說，自顧自

地蹲下、摘取濱水菜，任意地將濱水菜隨手灑上堤岸，任務即結束。其實，老鹽工對於種濱水菜這項活動一直都感到相當納悶，因為他們過去從來不會去種濱水菜，濱水菜自己就會蔓延在堤岸上，甚至隨便丟，濱水菜照樣會活，那何需談如何種呢？同時，這跟鹽田的生產沒有任何直接關係，老鹽工則顯得英雄無用武之地，無法針對濱水菜這項活動進行講解與示範。

最後，相較於其他二者，老鹽工對於高蹺鴿的記憶更少。根據老鹽工過去的記憶，在鹽業產曬季節裡，放眼望去全都是產曬中的鹽田，鹽工工作其中，也因此鳥類非常的少，鹽工大概只會非鹽業產曬季時，偶爾發現一些海鳥在鹽田周圍築巢，他們並不會特別注意有哪些鳥類在鹽田活動，如要老鹽工說出哪些鳥類會在鹽田出沒，其實除了高蹺鴿外，還有夜鷺、白鷺鷥與其他種類的海鳥。

Kirhenblatt-Gimblett(1998) 指出，博物館的策展者對展示物品的處理方式，是先要把物件自原本的環境中分離出來，之後再放入策展者所安排的一個新的展示系統中，即所謂的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上述鹽田吉祥物的操作，從鹽田中萃取出元素來，創造出新的意義與符號價值，用之於文化鹽田中。之後吉祥物符號進入到自我的符號再生產循環中，脫離了產曬邏輯。

另外，在體驗活動方面，NGO-B 分別舉辦有工作假期、主題營隊與戶外教學。這些體驗活動也有一個基本的發想

¹⁴ 吳郭魚早期原本是可以養在鹽田的大蒸發池中，到了國民政府來臺後，臺鹽總廠認為，鹽田裡的吳郭魚會鑽土、攪動，容易破壞鹽田結構、影響產曬，因而開始嚴禁鹽工在鹽田裡養殖吳郭魚。在 1976 年臺鹽布袋鹽場的鹽務行政公文中，本研究就發現到這麼一段故事。當時的鹽田全面禁止養魚，因有人跟布袋鹽場密報有鹽工偷放養，於是鹽場要求鹽工限期 4 天內要將魚撈清，但鹽工卻沒有清理，反而還繼續放水養魚，鹽場便馬上派人帶鹽警強制執行，「執行排水，為根除計，順將水門給排水用之水泥管取掉」，諸如此類的事情層出不窮。資料來源：1976 年 8 月 31 日布袋鹽場場務行政會議報告，臺灣鹽博物館。

原點，希望透過工作假期概念，從鹽田復曬工作中發想，讓遊客從參與勞動實做，同時又能兼具協助鹽業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洲南鹽場的工作假期活動，除了鹽田與鹽村導覽外，還有搭配鹽田復曬整建的進度，規劃種濱水菜綠化堤岸、鋪瓦片、編草片仔、踩漿、槓土堤鞏固堤岸、撈流蘇菜護堤岸等體驗活動（圖 12），以及不能免俗地收鹽擔鹽的體驗與滾石輪；手做 DIY 則多以餐點為主，提供鹽烤臺灣鯛與虱目魚、鹽焗蛋等。有了活動後，無論是工作假期、戶外教學，皆以此為基礎，配合時節、空間來組成不同的活動套餐。

我們可以發現，洲南鹽場體驗活動並不是單純地提供體驗的空間與曬鹽的工具，也不像其他鹽田再利用案例，是簡單且被動的視覺消費，以及象徵性的「活動」一下。洲南鹽場活動的設計從鹽田整建修復開始，就把「參與式」的活動想法帶入鹽田體驗活動中，不論是拔除鹽荳植物、修復滷缸、槓土堤、敲

竹片與竹釘、踩漿、鹽田環境整理等，以「工作假期」的形式包裝行銷推廣，希望藉此吸引對環境生態、在地文化、文化資產有興趣的人，或是一些以教育學習為主的學校、補習班來參與鹽田的勞動體驗，所以遊客停留時間較長，是屬於深度的體驗之旅。

在鹽業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中，少不了的挑擔鹽體驗，於布袋洲南鹽場操作裡顯得格外真實與有趣。相較於七股與北門，為了方便遊客下鹽田體驗，不是將鹽田的水抽乾，就是讓遊客直接穿著鞋子踩進鹽田，等遊客體驗完後，鹽田原本的白色潔淨顯得污濁；甚至，遊客並不參與任何體驗，只是做出挑擔鹽的假動作拍照留念，點到為止。而洲南鹽場挑擔鹽的體驗活動特別強調，參加體驗活動的遊客必須用最原始、最傳統的方式，也就是打赤腳下鹽田，不願意打赤腳的也可以穿雨鞋，完整收完一整格結晶池的鹽，把鹽挑起走上鹽堆，並將鹽籠裡的鹽倒在鹽堆上頭才算完成體



圖 12. 鋪瓦片是洲南鹽場體驗活動之一（攝影／楊凱成，2008）。

驗，徹底以身體實做的方式，讓遊客體會赤腳踩在一粒粒結晶鹽上、忍受陽光的強烈照射等身體勞動的苦痛。收擔鹽體驗結束後，NGO-B 會讓遊客把幾籃的鹽挑至用餐的地方，讓遊客用自己收的鹽來製作鹽烤臺灣鯛，享受自己的成果。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 3 個案例都是在政府財政支持下所進行的鹽業文化資產保存、活化與觀光。但是在不同的行動者群體的運作下，3 個單位以各自的方式面對觀光客進行演出。北門的井仔腳鹽田與舊埤鹽田，雖然是臺灣現存最早的鹽田，但卻是最早、最快速以最現代化的工法，率先營造出適合觀光客視覺消費的觀光地景。七股的臺灣鹽樂活村所復曬的鹽田，是由臺鹽退休員工加上一位文化工程師代為經營管理，他們借助過去臺鹽所累積的鹽業產曬的自然科學知識，來做為他們導覽解說的源頭。布袋洲南鹽場在過去整建與現今營運的過程中都有老鹽工的協助，而承擔整個復曬責任的第三部門組織，也非常敬重老鹽工的智慧；雖然復曬過程借重了老鹽工過去勞動的能力，但在後續活動規劃時，則以自己的方式從鹽田中挑選出他們想要的素材，賦予新的、浪漫化的意義來做詮釋。

消費者社會下身體的記憶

最後，我們想知道，這群曾經在鹽田裡勞動過數十年的老鹽工是如何看現在進行的文化鹽田。在七股鹽田復曬區附近社區中，我們得到這樣的答案：

問：阿伯，那他們在辦活動之類的，你知道這些活動嗎？

答：什麼？誰在辦活動啊？

問：在復曬區的。

答：是喔！不知道啦！我都沒有過去，也都沒有聽說，沒有參加。

問：那你覺得他們這樣用鹽田好嗎？

答：不好啦！曬鹽也沒什麼好的，曬鹽很累啦！不好不好。(H42, 08/28/09: 1)

問：那你知道現在那邊在曬鹽嗎？

答：我知道，但是很少過去，也不知道大概狀況。

問：那你知道他們有辦活動之類的嗎？

答：都不知道。

問：那你覺得他們現在重新曬鹽好嗎？

答：重新曬鹽有什麼好的，忙得要命，不好，如果雨天，又要衝出去做事，不好不好。(H 31, 08/27/09: 2)

布袋的老鹽工有的則感慨：「現在人來鹽田都覺得好玩，我們以前一點都不覺得好玩。」(L10, 01/18/09: 4) 也有老鹽工面對過去的勞動鹽田與現在的文化鹽田急躁地說：「當然不一樣！現在他們曬鹽哪有苦啊（她直接用手隨意指向復曬的洲南鹽田）！以前的鹽工才苦咧！」倘若問及對於洲南鹽場復曬的看法，年紀頗大的老鹽工竟然能說出：「復曬很好，政府要把那邊的鹽田整理好，讓遊客來體驗，帶動觀光。」(L18, 02/12/09: 6) 問他這是聽誰說的，他也講不出所以然，似乎是自己自由聯想而來，甚至還會直言說：「那個是要曬給觀光客看的啦！」(L18, 02/12/09: 6) 讓筆者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位過去在白水湖曬鹽的老鹽工，來參加洲南鹽場工作假期時，他看著復曬的文化鹽田，帶著驕傲且有指導意味的神情告訴筆者：「他們這樣曬鹽會賠錢啦！政府在幫他們賠啊！他們曬鹽區域這麼小，怎麼賺？鹽田也沒有什麼好拍照的，所以我才問他們（洲南鹽場復曬的老鹽工）有沒有在放魚，不然，依照他們這樣曬鹽，連水都沒得喝啦！」(L42, 11/14/09: 5) 即便這位老鹽工不是布袋的鹽工，但同樣站在過去生產的角度、過去生活的視野，來看現

在的文化鹽田，顯然他還是以生產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已經轉換的文化鹽田。

Connerton 所說的「體化實踐」的記憶，不同於儲存在檔案、書籍、照片、錄音帶的「刻寫實踐」的紀錄（納日碧力戈譯，2000），是鹽工家庭成員刻骨銘心的回憶，這些記憶從不見諸臺鹽公司的正式歷史紀錄中。如果說曬鹽是「苦不堪言」的工作，那麼勞動的苦都積蓄在身體的記憶中，而不是透過書面的歷史紀錄在傳遞，臺鹽公司的管理者並不一定能跟鹽工分享這種身體的記憶。身體的記憶讓同一個社群的勞動者有了共享的記憶，同時也藉此與另一個群體的成員區隔開來。

鹽工家庭共同的身體記憶，在一個家庭成員生命自傳的初期，就已經開始銘刻在身體裡。已經入學的家庭成員，是鹽工家庭必要的勞動力來源之一，多半清晨二、三點就去鹽田幫忙踩水車，五、六點回家後稍做整理再去上學，甚至還有人在多年後打趣地說：「那時半夜二、三點就要起來，都一路嚎到（哭到）鹽田，夏天熱，冬天北風吹，爬不起來會被爸爸打。」(S25, 07/29/09: 1) 也有一不小心踩空撞到腳疼痛不堪、甚至流血的身體記憶。「那個時候曬鹽辛苦，現在有在曬鹽的比較好了，現在有在曬鹽的也只是收鹽而已，也不用像那個時候踩水車踩到要死要活的，那個時候在踩水車，都踩到腳底這個都結繭，結成一整丸耶！就踩很多，12 格小蒸發都要踩到都有水，那個時候都踩到腳都腫起來。」(C16, 03/21/09: 16)

擔鹽也是鹽田當中非常耗費體力的勞動。說起過去土盤鹽田的大汛期時，「一天收 120 擔，一擔 100 公斤，那時候是兩個人！兩個人就可以收這樣！」(B32, 09/18/10: 11) 一天的時間裡，平均一人一天肩上需承受 6,000 公斤的重量。這樣的勞動習慣，意外地造成鹽工在雨季時是搶手的工人：「鹽埕哪有有

錢人，曬鹽曬得半死，曬鹽又要做工、挖蘆筍、做水泥工，做水泥工很苦，要爬很高，不過水泥工喜歡請鹽埕人，因為擔鹽習慣很會擔。」(DV0046, 07/18/02)

對家庭的女性成員來說，並不因為性別的差別，而免於擔鹽的重擔：「對曬鹽的女人來說，什麼最辛苦？擔鹽最辛苦，因很重又沒力氣，又要過一座橋一個溝，擔去放堆地。」(DV0109, 04/12/03) 尤其當生理期來的時候，「那個來（生理期）的時候要小心，有的不太會擔鹽，那個來的時候要把鹽擔起來，一用力擔，那個就會被擠出來。所以那個來的時候，擔鹽是有一個身勢的。」(L23, 03/05/09: 5) 在進行鹽業勞動者訪談時，最常聽到的一句地方諺語是：「入白水湖庄，沒擔也要扛」，這是特別針對女性鹽工所做的註解。早期女性不願嫁曬鹽郎的消息時有所聞，因為有些女鹽工並不是曬鹽家庭出身的，但因嫁給了鹽工，而加入家庭勞動循環中，「入來就磨啊、扛啊！去就收鹽、盛鹽、做雜事，人家吩咐就做，過滷、添滷水等，慢慢學啊！孩子放著，有婆婆幫忙照顧，以前不像現在，大孩子照顧小孩子，大肚子也要收鹽，那時我要生了，不小心滑倒了，也沒事，坐月子就休息一下，做完月子就出去曬鹽。」(DV0091, 08/30/02) 這位女鹽工算是幸運的，在其他的訪談裡，有很多女鹽工表示，他們都是曬鹽曬到孩子要出生才離開鹽田分娩，有的連月子都沒有做，休息個一兩天，又到鹽田開始勞動。此外，若注意每個老鹽工的肩膀，會發現他們因擔鹽擔久了而在肩膀留下永久的印記：「收鹽挑鹽久了，肩膀會有一個死肉，硬硬的。」(S25, 07/29/09: 2) 接受訪談的女鹽工回憶，因為從 15 歲開始就要去鹽田幫家裡擔鹽，穿無袖上衣露出肩膀上黑色的印記，竟被之後在成衣工廠工作的老闆誤認為洗澡沒洗乾淨。

鹽工家庭「鹹、酸、苦」的身體記憶，在鹽業文化資產觀光中，可能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鹽田是一個勞動生產的環境，這也是本研究 3 個案例都推出鹽田體驗活動的原因。在臺灣鹽博物館雖然也有一小塊空間，讓參訪者可以穿上鹽田勞動的一些防曬裝備，然後擔著鹽籠做個樣子拍照，但是畢竟沒有辦法藉由身體去感覺風吹、日曬、擔鹽的鹽田勞動，但本案例中的 3 個鹽田復曬區則提供了這種可能。

然而，從上述的 3 個案例我們發現，北門鹽田是最接近觀光式的再利用，也就是說，觀光作為一種視覺的消費，觀光客在這裡停留的時間壓縮為 1 個小時，簡單的導覽解說之後，鹽田的勞動體驗也僅剩下做個樣子拍照留念。而這種勞動視覺消費化的轉折，更受到專業或者業餘攝影愛好者的強化，鹽田中勞動的婦女，變成攝影師喜愛的模特兒，選擇最好的角度與光線，把鹽田中勞動的姿態美學化。七股樂活村的勞動體驗，因為觀光散客傾向簡單而時間短暫的體驗，而無法產生深度勞動體驗的可能效應。

在洲南鹽場的案例中，我們發現老鹽工的在場與演出，成為要求遊客、戶外教學的學生或者夏令營的小朋友，深度參與鹽田勞動的正當性理由。因為看不慣年輕世代欠缺鹽田中勞動的習慣與倫理，引發老鹽工碎碎唸，比較過去鹽田勞動與現在觀光休閒與教育學習的勞動體驗，實在有天差萬別：過去大汛期，兩個勞動人力一個下午要收至少 11 格的結晶池，現在一個班級合作收一格結晶池都還唉唉叫；過去兩個人要鋪完一格瓦盤結晶池，反觀體驗活動中，讓一個班級輪流鋪瓦盤，都還鋪得亂七八糟，之後鹽工還又重新再鋪。就在這碎碎唸的當下，回憶起過去的身體勞動與家計生活，做鹽工的甘苦以及社會位階的低下，因為沒有讀過書，所以一輩子就是

做鹽工，再辛苦做，也希望小孩子可以讀書，脫離鹽工的生活，國家的嚴格控管，鹽工家庭不能在鹽田裡經營養殖副業以改善生活。在參與者的體驗活動配合演出下，老鹽工的回憶，鬆動了懷舊消費所培養出來的視覺渴望。

在體驗的過程中，參與演出者並不是被動的視覺消費者，像是時下許多懷舊餐廳所複製與再現的柑仔店、藥局、牙醫診所、電影院等。舉小學生的戶外教學為例，體驗剛開始的時候，小朋友聽從老鹽工的指揮在鹽田裡工作，但不久之後，他們自然為生命找到出口，開始鬆動、玩耍，鹽田裡任何東西在他們不受拘束的想像中，都變成了各式各樣的玩具與遊樂設施，鋪瓦片變成了打水漂，踩漿變成泥漿裡溜冰，滷缸與小蒸發池成水上樂園，NGO-B 成員之一的 B9 觀察鹽田裡小朋友的行為時，就這麼說：「光是風就夠他們玩瘋了。」小朋友對於既定的活動不感興趣，但會自己研發想在鹽田玩的遊戲，似乎他們想得到的、隨便玩的，都比原先安排的體驗活動內容還要好玩、有趣 (L44, 11/28/09, 4: 142-144)。這些看在老鹽工的眼裡，幾乎是過去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以致於老鹽工面對要參加體驗的對象是小朋友時，會認為他們就像自家孫子一樣，不會對鹽田修復有什麼樣的幫助，只覺得他們是來鬧、來玩的，甚至老鹽工會直言：「他們（小朋友）來做一個小時，我要花更長的時間重新整理一遍。」這種目的與意義的轉折，不是大人所指導的，大人也無從指導起，是小朋友自發性的創意轉化，文化鹽田在不需要太多設計下，在小朋友的手裡，自然就會變成「快樂鹽田」。

成人是社會化完成的個體，守秩序是基本的要求。成人在鹽田裡的體驗參與，觀察不到小朋友渾然天成的創造性轉化，他們是在老鹽工或者活動帶領者的要求下，跟著做出相對應該要有的動

作。所以，如果是體驗收鹽與擔鹽，他們就是去做收鹽與擔鹽上鹽堆。但是，他們也不是用勞動的身體去參與，他們用放大的五觀感受，去感受這種鹽田裡的勞動實做。因為現代年輕一代已經習慣穿著鞋子走在平坦的柏油路或者水泥地上，絕少有機會赤腳走在鹽田土堤上，赤腳去體驗腳下一顆顆堅硬的立方體的感覺，更不用說還要赤腳踩在滷水裡面收鹽，再將鹽擔上鹽堆。肩上的重擔，雖然未達鹽工慣常所挑的一半重量，已足以讓他們血脈賁張，肩頭兩邊的鹽籠上上下下、搖搖晃晃，就是不聽使喚，走上鹽堆更是舉步維艱，跟健步如飛、如履平地的老鹽工比較起來，全然感覺不到世代間 50 歲年齡差距。他們腳下每一顆鹽的觸感、肩頭每一斤鹽的重量，都以放大的倍率，從神經末端直達大腦，加強了鹽田勞動是辛苦的這樣的認知，但是，這種認知卻無礙於體驗的過程是有趣的，在同學的互相搞笑與揶揄聲中，通過團體的合作，他們完成了所交付的任務。

從上述的兩個例子可以歸納出，鹽田裡的體驗活動，就像是一齣齣的環境劇場 (Schechner, 1993)，老鹽工開了個頭，剩下的就由參與者與老鹽工間有聲或無聲的協商，即時地完成劇本與演出。參與者並沒有按照老鹽工記憶中的版本來演出，他們創造了自己的身體經驗與記憶，他們不想也不能再現鹽工的身體記憶。Urry(2002)認為，回憶 (reminiscence) 不等同於懷舊，回憶是遺產景點的主要實做；懷舊在一般的討論中被當作是可以被操作的文化符碼看待，是一種過去氛圍體驗的消費；回憶包括了演出，除了那些會去誘導記憶的真實演出者外，還包括參觀者，他們會跟其他的人合力演出來製造自己未來的記憶。

從工業鹽田轉變為文化鹽田，即意謂著由工業主義到後工業主義生產情境

的轉變，這個轉變的深層意義表示了社會結構的重新形構，也顯示出新的社會關係的萌芽。林崇熙認為，文化資產價值感即生成於「鹽田廢曬」此「時間轉換點」：「『產業鹽』的『經濟價值』消失了，才會開始出現『鹽文化』此『文化價值』的談論與營造，從而才有可能出現『文化鹽』此新的『文化經濟價值』。」(林崇熙, 2005a: 10)；「這些『鹽田歷史』是因應於鹽田廢曬及轉化才『生產』出來的『意義』，而不是在過去數百年的歲月中自然而然地被陳述著。」(林崇熙, 2005b)復曬的鹽田成為戶外教學與休閒活動的展演舞臺，人、土地、勞動重新找到新的意義關聯；新的符號價值像「鹹冰棒」、「鹽咖啡」、「平安鹽袋」、「井仔腳最後的鹽」被創造出來；新的節慶比如北門的「平安鹽祭」、布袋的「謝鹽祭」，也逐漸成為地方年度盛事(蔡炘樵, 2006)。

誠如布希亞所說的，消費者社會是符號價值凌駕使用價值的社會，符號再生產所產生的擬真甚至超越了本真(林志明譯, 1997)。在產業鹽田到文化鹽田的轉變中，我們同樣觀察到符號價值的勝出與其自我再生產現象，這昭告了符號消費社會的到來。然而本研究發現，鹽田裡環境劇場的演出並不只是消極的消費過程，而是為鹽工舊體化記憶與參與者新身體記憶的製造間，打開了交互對話的可能，為無限制的符號再製循環設定了「中斷」的機會，創造了消費社會中喘息與反思的空間。

結論

本文的研究主旨在於，鹽田觀光客所消費的文化資產是如何製造出來的，鹽工勞動的社會記憶是如何傳遞。

本研究首先發現，觀光並不僅止於文化資產保存後的附屬現象，當一個規

劃團隊在設計的同時，即已透過想像中的觀光客，思考景點需要哪些視覺上的、硬體上的設施，以及活動上的設計，符應想像觀光客的需要。經過觀光之眼後所保存與再利用的文化資產，其整體的氛圍跟歷史上的文化資產有相當大的差距。部分鹽業文化資產的保存，涉及的不僅是選擇化、潔淨化與去脈絡化，還有為了觀光客的舒適性與便利性，或者是視覺性的宴饗，所形成的新的、人造的設施。

其次，鹽業文化資產的再現，除了物理環境的保存與營造外，現場的導覽與體驗活動規劃，更是詮釋與傳遞歷史意義的關鍵所在。本研究的3個案例中，我們發現了不同的意義解釋與體驗活動，這些不同的詮釋策略的選擇，與地方經營團隊本身的生活背景有高度的親和性。這樣所形成的體驗活動，都能傳達部分到底天日曬鹽是怎麼一回事。但無論如何，這樣所再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跟當地鹽工居民的回憶有很大的差距，他們無法嚴肅地看待這些鹽田復曬的事實。文化鹽田就好像是遊戲，無法跟他們過去嚴肅的工作相比；這些現在口沫橫飛的導覽都還是外行，不若他們才真正是鹽田專家。

如果把鹽田文化資產觀光實做與《國際文化觀光憲章》對照來看，我們會發現，《國際文化觀光憲章》所訴求的在地社區成員參與，在實際的案例中，卻不是只有一個一致的社會群體。進一步我們發現，不同社會群體的區分，是來自過去勞動實做中的身體記憶，不同的經濟收入及文化資本含量，以及同一個社會群體的社會再生產。同一塊受到觀光之眼「污染」的產業文化資產，卻可以詮釋與呈現相當不同的歷史文化意涵，這不同的意義是跟過去的記憶關聯

在一起。因此，本研究最大的啟發是，要平反文化資產是保存死去的文物與假的石化了的歷史之批評，最重要的即是把保存文化資產，當作是傳遞社群記憶的手段。因此，我們應該花更大的心力去瞭解有哪些相關的社會群體，誰的歷史記憶獲得保存，誰的被掩蓋，以及歷史記憶如何在硬體的舞臺上演出，並且繼續傳遞。

最後，這些真正的鹽田專家的社會記憶，在過去國家資本主義主導下的歷史敘述中，被國家經濟發展優先、國家福利政策廣澤鹽工的大歷史所取代。只有當鹽工的辛勤工作有助於達成國家的年度鹽產目標，他們才會在歷史上記上一筆，剩下的零星紀錄就是知識水平低、迷信、不良嗜好等負面記載。鹽田的保存與再利用，立意要保存臺灣最後幾塊鹽田文化資產，在執行的過程中，除了少數案例與情況，這些鹽田專家的聲音仍然是隱而不顯。第二次的噤聲，倒不是因為國家權威的檢查機制。本研究發現，鹽工的社會記憶的核心部分是身體的記憶，當產業鹽田消失、文化鹽田生成，「記憶的氛圍」無法保存與再製，在新的「記憶的場所」中，觀光的、休閒的或者學習的身體，無法再重新經歷過去時空下的身體勞動，無法跟他們共享社會記憶。但是，較深度的、參與式的身體勞動體驗活動，卻可以為老鹽工體化的社會記憶與參與者當下的身體記憶，創造交互談話與瞭解的契機，也為破除消費者社會的符號再製循環提供了機會。

誌謝

本文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讓內容更臻完善。

參考文獻

- 文建會，2007。歷史翻箱・產業尋跡：文化性資產清查成果展。臺中：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 王嵩山，2010。博物館蒐藏的觀點，王嵩山主編，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頁：143-166。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臺南縣政府，1980。臺南縣志。臺南：臺南縣政府。
- 臺南縣政府，2006。臺南縣鹽業文化資產資源整合計畫書。臺南：臺南縣政府。
- 林志明譯、Baudrillard, J. 原著，1997。物體系。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林崇熙，2005a。博物館文物演出的時間辯證：一個文化再生產的考察，博物館學季刊，19(3): 7-23。
- ，2005b。鹽業文化再生產（序），蔡炘樵著，白金歲月臺灣鹽。臺北：文建會。
- 傅朝卿，2002。國際歷史保存及古蹟維護：憲章、宣言、決議文、建議文。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
- 交通部觀光局，2004。雲嘉南濱海觀光發展計畫。臺南：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江柏煒，2007。誰的戰爭歷史？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 V.S. 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民俗曲藝，156: 85-155。
- 李依倩，2006。歷史記憶的延續、回復與斷裂：媒介懷舊所建構的「古早臺灣」圖像，新聞學研究，57: 51-96。
- 李佳玲，2007。產業文化資產再利用的人力轉型問題：溪湖糖廠花卉園區的個案分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
- 沈錕美，2010。新舊時空交會下的新鹽田、新鹽工。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術研討會。
- 納日碧力戈譯、Connerton, P. 原著，2000。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2008。布袋鎮洲南場文化鹽田整體再利用規劃設計案期末報告書。臺北：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 築境景觀設計有限公司，2004。北門遊憩次系統公共服務設施暨環境整治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臺南：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蔡炘樵，2005。白金歲月臺灣鹽。臺北：文建會。
- ，2006。鹽業後生產情境的文化建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
- 經濟部，1987。中國鹽政實錄。臺北：經濟部。
- 楊凱成編，2005。廢墟的再生：工業遺址再利用國外案例探索。臺北：文建會。
- 楊凱成，2007。產業遺址製造與城市形象工程：以魯爾區 (Ruhr Area) 區域轉型為例，民俗曲藝，157: 145-183。
- 楊凱成編，2008。喜新・戀舊：創造產業文化資產新價值。臺中：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 張復明、方俊育，2008。臺灣的鹽業。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Alsayyad, N., 2001. Global norms and urban forms in the age of tourism: Manufacturing heritage, consuming tradition. *In*: Alsayyad, N. (Ed.), 2001, Consuming Tradition,

- manufacturing heritage, pp.1-3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allesteros, E. R. and Ramirez, M. H., 2007. Identity an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ning heritage tourism in Southern Spain. *Tourism Management*, 28: 677-687.
- Crane, S. A.(Ed.), 2000. *Museums and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pta, A. and Ferguson, J., 1992. Beyond culture: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7(1): 6-23.
- Hampton, M. P., 2005. Heritage, local commun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2(3): 735-759.
- Hospers, G.-J. 2002.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0 (3): 397-404.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 Halewood, C. and Hannam, K.,2001. Viking heritage tourism: Authenticity and commodificat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8 (3): 565-580.
- Hewison, R., 1987.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London: Methuen Publishing.
- Kirshenblatt-Gimblett, B., 1998. *Destination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i, Y., 2003. Heritage tourism: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chang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4 (3): 247-261.
- MacCannell, D., 1999.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cdonald, S., 1997. A people's story: Heritage, identity and authenticity. *In*: Rojek, C. and Urry, J. (Ed.), 1997, *Touring Cultures*, pp. 155-175.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Pritchard, A. and Morgan, N. J., 2001. Culture, identity and tourism representation: Marketing Cymru or Wales. *Tourism Management*, 22:167-179.
- Rowan, Y. and Baram, U. (Ed.), 2004. *Marketing Heritage: Archaeolog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ast*. Walnut Creek: AltaMira.
- Schechner, R., 1993. *The Future of Ritual: Writings on Culture and Performan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Smith, Melanie K., 2003. *Issues in Cultural Tourism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Summerby-Murray, R., 2002. Interpreting deindustrialised landscapes of Atlantic Canada: Memory and industrial heritage in Sackville. *Canadian Geographer*, 46 (1): 48-62.
-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 , 2005.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In*: Macdonald, S. and Fyfe, G. (Ed.), 2005, *Theorizing museums*, pp. 45-68. Oxford: Blackwell.
- Walsh, K., 1992.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West, B., 198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past: A critical view of 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 *In*: Lumley, R. (Ed.), 1988, *The Museum Time-Machine*, pp. 36-62.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Xie, P. F., 2006. Developing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the proposed jeep museum in Toledo, Ohio. *Tourism Management*, 27: 1321-1330.

收稿日期：2011 年 1 月 15 日；接受日期：2011 年 6 月 28 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助理教授。

附錄一：報導人代碼

代碼	性別	報導人身分
NGO-B		負責布袋洲南鹽場復曬的 NGO 組織
NGO-C		負責七股鹽田復曬的 NGO 組織
B2	男	參與布袋洲南鹽場復曬老鹽工
B7	男	鹽工子弟
B8	男	NGO-B 成員
B9	女	NGO-B 成員
B17	男	參與布袋洲南鹽場復曬老鹽工
C1	男	七股鹽場退休場務員，協助七股鹽田復曬
C2	男	臺鹽退休高階幹部，現為 NGO-C 成員
C3	男	臺鹽退休高階幹部，現為 NGO-C 成員
C4	女	NGO-C 成員
M2	男	臺鹽退休場務員
M3	女	雲管處公務員
M4	女	臺南市 NGO 組織成員兼雲管處導覽志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本研究資料來自 2008-2010 年國科會計畫「『真歷史』或『假歷史』？鹽田文化資產活化進程下歷史記憶變遷之調查」，在此僅羅列出與本文相關的報導人代碼。

附錄二：田野日誌樣本

代碼	日期	田野紀錄	備註
L10	2009.01.18	布袋田野調查	
L18	2009.02.12	布袋田野調查	訪談當地老鹽工
L23	2009.03.05	布袋田野調查	訪談當地老鹽工
L42	2009.11.14	散客參加布袋工作假期之觀察	NGO-B 第一次嘗試提出一段期間內，讓散客自行報名參加的工作假期，活動隨當天老鹽工工作內容而定。
L44	2010.01.16	布袋田野調查	中部某大學之戶外教學參訪
H6	2009.02.03	七股田野調查	C1 導覽七股鹽田復曬
H12	2009.02.09	七股田野調查	訪問多元就業員工與當地老鹽工
H30	2009.08.26	七股田野調查	參與實做
H31	2009.08.27	七股田野調查	參與實做
H40	2009.08.26	七股田野調查	訪問當地老鹽工
H42	2009.08.28	七股田野調查	訪問當地老鹽工
S1	2008.05.06	布袋田野調查	訪談第一次謝鹽祭的舉辦
S3	2009.01.17	布袋田野調查	南部某大學之戶外教學參訪
S25	2009.07.29	北門鹽場田野調查	參與觀察
S67	2009.10.25	北門井仔腳鹽田活動觀察	參與觀察
F5	2008.01.04	布袋田野調查	NGO-B 工作會議紀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本研究資料來自 2008-2010 年國科會計畫「『真歷史』或『假歷史』？鹽田文化資產活化進程下歷史記憶變遷之調查」，在此僅羅列出本文所使用的田野日誌。

附錄三：訪談樣本

代碼	訪談日期	受訪者身分
B32	2010.09.18	布袋老鹽工
B12	2009.03.23	布袋老鹽工
B9	2009.03.06	布袋老鹽工
C3	2009.02.06	七股退休場長
C16	2009.03.21	七股老鹽工
C25	2010.08.10	七股 NGO-C 之成員
P1	2009.01.21	退休場務員
P4	2011.05.05	雲管處公務員
P5	2011.05.05	臺南市 NGO 組織成員兼雲管處導覽志工
DV0046	2002.07.18	臺南老鹽工
DV0082	2002.08.11	嘉義虎尾寮老鹽工
DV0085	2002.08.13	嘉義白水湖老鹽工
DV0091	2002.08.30	嘉義白水湖老鹽工
DV0109	2003.01.12	布袋老鹽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1：本研究資料來自 2008-2010 年國科會計畫「『真歷史』或『假歷史』？鹽田文化資產活化進程下歷史記憶變遷之調查」，在此僅羅列出本文所使用的訪談樣本。

註 2：DV0046 至 DV0109 之訪談資料，來自臺鹽公司於 2003 年所執行的「臺灣鹽業口述歷史影像紀錄與研究」。

Salt Industry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Manufacture of Memories

Kaicheng Yang*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ourism Charter esta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the ICOMOS) in 1999 reasserted the positive role of tourism in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is article, three case studies of salt industry cultural assets pre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are adopted. These cases provide a platform for explo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es tourism contribute to the conservation of material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What kind of social memory can be manufactured or delivered during the process?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ly, tourism concepts have dominated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aterial space. Secondly, different operators have developed various strategies for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activities, owing to different experiences and interpretations. Thirdly, deep involvement in salt field operations creates a chance for salt workers and participants to exchange physical memories, techniques, opinions and knowledge. Although consumers may not realize the embodiment of labor, they can generate a social memory of their own. This kind of deeply participatory experiential tourism creates a kind of “interruption” in the endless circulation of reproduced symbols and nostalgia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Keywords: museum, heritage tourism, social memory, experiences, bod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yangkc@yuntech.edu.tw